萤火之国
青春哭泣小说天后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楔子
- 第2节：【简澄】(1)
- 第3节：【简澄】(2)
- 第4节：【浅橘川】(1)
- 第5节：【浅橘川】(2)
- 第6节：【浅橘川】(3)
- 第7节：【浅橘川】(4)
- 第8节：【司琴野】(1)
- 第9节：【司琴野】(2)
- 第10节：【戚弦】(1)
- 第11节：【戚弦】(2)
- 第12节：【戚弦】(3)
- 第13节：【时茉茉】(1)
- 第14节：【时茉茉】(2)
- 第15节：【时夏夏】(1)
- 第16节：【时夏夏】(2)
- 第17节：【南小舒】(1)
- 第18节：【南小舒】(2)
- 第19节：【南小舒】(3)
- 第20节：【句点·END】
- 第21节：阡陌·樱花祭(1)
- 第22节：阡陌·樱花祭(2)
- 第23节：阡陌·樱花祭(3)
- 第24节：阡陌·樱花祭(4)
- 第25节：阡陌·樱花祭(5)
- 第26节：阡陌·樱花祭(6)
- 第27节：阡陌·樱花祭(7)
- 第28节：阡陌·樱花祭(8)
- 第29节：阡陌·樱花祭(9)
- 第30节：阡陌·樱花祭(10)

- 第31节：阡陌·樱花祭(11)
- 第32节：阡陌·樱花祭(12)
- 第33节：阡陌·樱花祭(13)
- 第34节：阡陌·樱花祭(14)
- 第35节：阡陌·樱花祭(15)
- 第36节：阡陌·樱花祭(16)
- 第37节：阡陌·樱花祭(17)
- 第38节：阡陌·樱花祭(18)
- 第39节：芦苇·明月夜(1)
- 第40节：芦苇·明月夜(2)
- 第41节：芦苇·明月夜(3)
- 第42节：芦苇·明月夜(4)
- 第43节：芦苇·明月夜(5)
- 第44节：芦苇·明月夜(6)
- 第45节：芦苇·明月夜(7)
- 第46节：芦苇·明月夜(8)
- 第47节：芦苇·明月夜(9)

第1节：楔子

楔子

我只是想要一个没有伤害的世界，

就像是曾经从你那里得来的微弱的光亮，

即便它在你的眼里是微不足道的萤火，

可是，

它却照亮了我内心深处，

已经黑暗掉的整个国度。

终有一天，我会死去。

当那一秒降临，在荒芜而又凄凉的尽头，

也许，我会再次看见在那年烟火大会上戴着的狐狸面具的你。

混沌记忆的开篇，被各种奇异神秘的声波穿梭交织成密网，

头顶之上的灰色云朵是你悲伤暧昧的叹息。

飞鸟迁徙，

海洋蒸发成鸣叫，

你停靠在那里，许多许多年以来，你一直停靠在那里。

停靠在桃花上开的树旁，停靠在地铁的栏杆边，停靠在稻田两边的电线杆下。

时间将你我之间的距离拉远，我逐渐看不清了你的脸。

在那个如同魔方一般的城市里，

你是否会回忆起，

在那疯长着大片大片芦苇的河岸边，我们曾经寻找到的萤火国度--

呐，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回家吧。

PART·开端：

四野黑暗。只有空旷的荒凉与悲伤。偶尔会发现深渊的尽头有小小的亮光刺探进了眼底。白寥寥的微小的光。

--像是萤火虫寂寞滑动着的翅膀。

第2节：【简澄】(1)

【简澄】

这个世界上最快的声音是什么--你知道么？

它不是夏天那轰隆而来的雷声，也不是改装机动车风驰电擎的发动声，更不是在风雨过后象征天晴的清脆的小鸟叽喳。

它的速度，比以上这些声音还要快，并且还要更快。

低沉、朦胧，同时又异常尖锐的声音。像是电视中火山在瞬间爆发出来的那种奔腾与咆哮，几乎可以在刹那就将身体中的每个细胞与毛囊全部都包裹得紧密，嗡嗡地疯狂地撞击着耳膜，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神经被剧烈的震撼着。

只要感受过这样的声音一次，那么便再也无法忘记。

简澄所崇尚的，就是这样澎湃而又拥有速度的声音--市中心的Live House现场。

她挤在露天广场的舞池中心里，高高的举着舞台上面正在表演着的乐团的最新专辑，并且高声的同周围的人群一同欢呼尖叫，以膜拜般的姿态沉醉地高喊着：

"--太帅了！继续唱下去吧！"

是这样普通的平凡少女。普通的平凡十五岁，普通的可以在大街上抓出一大把的平凡外貌。

普通的平凡。平凡的普通。

没有任何傲人的特点，也没有可以随意拿出来就能够抖出花的成长痕迹。

但是，只有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乐队演唱现场的Live House的时候，简澄才能够脱掉"普通"与"平凡"的外壳。在那一刻，她总是会有个习惯的动作，紧紧地绷直背脊，高高的扬起下颌，然后闪烁着无比欣喜的眼神望舞台上面看过去。

幻想着自己就站在舞台上面。

幻想着高声呐喊着的人正是自己。

如果真的可以那样，一切便将不再平凡，而是与众不同。

--希望能够变成特别的存在。

--非常热切的希望着。

那一次观看到现场的Live House，是在中考之前的最后一次。

紧接而来的便是"黑色地狱"一般的考前复习"加时课"。对于在班级里一向成绩平平偶尔还会下滑到倒数几名且没有任何惊人特长的简澄来说，事实上似乎也只有"加时课"才能够激发她对中考的重视性。可惜因为在前一天晚上瞒着父母偷偷和朋友跑去现场的Live House，因此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复习功课，所以在隔天的数学测试中，简澄落败到只剩下"49"的分数。

那是整个初三年级的统一考前小型测试。年级前十名有三个在本班，而年级后十名里，简澄是唯一一个上榜的。偏偏和自己一起偷跑去Live House的朋友及了格，而且还考到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仿佛只有自己被傻乎乎地撇下了一般，莫名的气愤也在瞬间涌满了眉心。简澄望着手中的成绩单上的"49"，立刻牙齿咬到下巴浮现出一根标志性的青筋。

无论用什么言语也无法形容她在看到"49"分时的低落与悲痛了。

可是成绩差，也并不是她所希望得到的。当然会幻想自己可以成为人见人爱的优等生，当然也会幻想自己可以成为与众不同地能够站在主席台上代表全校同学讲话的那种"万里挑一"。当然也会幻想自己可以成为老师口中的"我们班的XXX啊，学习成绩真的是没的话说，将来准是考进一流大学的料子"的这种好孩子。

但毕竟不是。

是因为自己没有那种人用功学习么，是因为自己没有那种人的脑袋灵活么，可是初中三年的课程已经越来越看不懂，尤其是数学与化学，根本就已经成了不想要看的科目。就连这两科的老师都极其的厌恶，乃至于看到课程表上有这两种课的时候都会有种要疯狂大叫的冲

动。所以，事已如此，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用功学习"与"脑袋灵活"的问题了吧。

当然父母也会经常因为简澄的学习成绩而争吵不休。每次考试完毕之后，父亲看着女儿的成绩单都会怒气冲冲地拐弯抹角训斥着母亲："你是怎么教育你女儿的啊，光会生不会养。你看她念书都念成什么德行了，你到底会不会做人家的妈啊？怎么搞的--"

母亲便会气不过的尖声反驳说："你还有脸说我，你整天到晚就知道在外面喝酒应酬的，把孩子丢给我一个人，你还是不是小澄的爸爸？什么我的女儿，难道就我一个人生出的小澄吗，现在孩子不成器你倒来怪我了，把话说的那么难听小心你自己的舌头烂掉--"

简澄听着父母之间相互的恶言相向，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情感流露，内心却被小虫咬噬一般的密密麻麻的刺痛。

乱乱糟糟的一切。

一切都是乱乱糟糟。

仿佛全部都是她的错似的。

就连班主任也极度无奈地压抑着内心的愤怒留给简澄一句"放学后你别走"。所以就不知是第几次顺理成章的搭拉个脑袋走进了办公室里面。坐在班主任隔壁的老师似乎都已经熟悉了简澄的"频繁光临"，于是在看到女生的脸孔的那一刻，便扯动嘴角绕有兴致的打趣道："这个学生怎么又来了啊，呵呵……这次有没有考过50分啊？"

第3节：【简澄】(2)

这让女生忍不住委屈地皱起了眉头。她移开视线，垂下眼睛听着班主任在耳边恨铁不成钢似的念叨："简澄同学啊，不是我偏偏喜欢数落你，只要你要知道，以你目前的这种成绩，想要进入你报考的高中根本就白日做梦。"

简澄没有做声，只是以一副虔诚挨训的表情咬着嘴唇，手指一点一点地捏着裙角，已经被抓得褶皱不堪。

"……49分，这根本就是毁灭性的数字嘛。诶诶，考成这个样子，真不知道你平日里都在想些什么呢。"隔了好长时间后，班主任终于放下了一直捏在手中成绩单叹息出来。

--毁灭性的数字。

--平日里都在想些什么。

嗯--是啊，平日里都在想些什么呢。

大概什么都在想。不过，当然是除了数学，定理，含义，化学反应，物理性质之类的东西。除了那些，其他的什么都会想。下课之后要买什么零食吃，食堂中午的饭菜会不会又出现恶心的肥肉，明年的Live House的场外票会不会涨价，纯情漫画里的男主角究竟有没有背叛女一号去花心，最新出来的美少年游戏要打多久才能通关，零用钱会不会突然之间变得比平时多出好几倍，校门口的那家冰淇淋店似乎新来了很帅的招待生连笑起来都是可以治愈心灵一般的温柔……之类的。

在想的，就只有这些了吧。可是……考试的时候会考这些东西么？

"如果真的想要考上报考的高中，那么首先你要让自己的数学成绩越过120的防线啊，满分可是150，你连三分之一都不到怎么能行。拜托你了简澄同学，就算你不打算对自己负责，也不要在中考的时候腿全班的后腿好么，不管怎样你都要达到平均分的分数，可别在关键时

刻为难我这个做班主任的。"最后，班主任这样对简澄说道。她拍着办公桌上面的年级成绩榜，可以轻易的看到被红色笔道圈上的"简澄"两个字排在第419的位置。整个初三年级的总人数也没有超过500吧。

简澄望着自己的名字停留在的"419"的数字上，良久之后，她才后知后觉地皱起眉头，脸上流露出的是异常不满的复杂表情。

简澄关上门从班主任的办公室里面走出来。有几个别班的女生从她的身边经过，像是刚刚值日完毕的样子。女生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吓得简澄莫名的抖了一下。

"你朋友真厉害诶！"其中一个染着栗色头发的陌生女孩边走边说："她居然可以弄到免费的会餐票，很不简单哦。"

"那有什么啊。她连上次的Live House的票都是花半价买回来的哦。"

"诶诶？真的啊？她是怎么办到的？"

"唔……听说是从别的学校的男生手里买回来的，对方好像对卖这些二手货很熟哦，用来赚些外快的，是叫钟什么的男生。唔，钟什么来着……"

几个女生越走越远，简澄能够感觉得到她们从自己身边走过去的时候还回头望了她一眼。

啧，看什么看啊。

简澄闷闷地在心里嘟囔着。等到她抬起头的时候，就看到了走廊的窗户外面那漆黑的夜幕，全部都是空旷的黑暗，只有小小的点点光亮。

蝉鸣声在窗外的操场草丛里疯狂地撕扯着叫喊。篮球场附近的水池里有其中的一个水笼头没被关好，往水槽里滴落着水珠。

"嗒"、"嗒"、"嗒"、"嗒"。非常有节奏的如同时钟指针一般的声响。

第4节：【浅橘川】(1)

【浅橘川】

南才中学初三8班的"秒杀王"浅橘川有了女朋友的消息，在学校中传开后的第一时间内得到的反应是"浅橘川？女朋友？那个暴走族？怎么可能？"所以那之后很多男生和女生都跑到8班的门口想要找到浅橘川脸上流露出的所谓的恋爱中的甜蜜表情，却总会被男生用冷漠的眼神外加毒舌的脏话骂回去。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确实会让人觉得"怎么可能"。

不良嗜好极多。

眼神犀利性格古怪。

嘴巴很坏尽管平时都是闷不作声的非常安静的存在。

发起脾气来又是少见的暴躁，对前来告白的女生总会冷冰冰地回复说"抱歉，我喜欢的是"人类"，请你变得更加类似"人类"之后再来找我。"

就但凭视线都可以将对方在一秒钟内杀死一百次，像是这样的"秒杀王"男生，怎么可能会有女朋友呢？

准确一点的说，他的眼里除了他自己，应该不可能会看到别人的存在吧。

但是却有目击者非常坚定地表示："是真的啊，不可能错的，我亲眼看到他和隔壁班的时夏夏一起回家的，而且又对她非常的亲切体贴，还在下楼梯的时候揽着她的腰诶！"

"诶？你说谁？时……时夏夏……？胡扯什么啊！根本是不可能的！"

"……啊？为什么？怎么说？"

"什么怎么说，我说你是不是眼睛出问题看错人了啊？时夏夏现在可是在和6班的班长司琴野交往哦。"

"诶诶诶诶？！"完全是难以置信的口气。

第三节课时浅橘川摸出手机看了下时间，发现有两条未读短信息。一条是来自时夏夏的"你不要在意那些人的话，请相信我。今天晚上放学之后，我在老地方等你，关于这件事情我会和你解释清楚的"。浅橘川皱了皱眉，喉结哽咽了一下之后便直接打开了第二条短信息，是家里人发过来的，大概是妈妈，只是问"你知道你姐姐又死哪里去了吗"。没有标点符号，估计是连无数个感叹号也无法表达妈妈内心的愤怒了吧。

浅橘川这么想着，按到"姐姐"的号码之后又退出来。

长吁出一口气，就算问她在哪里也不会告诉他的吧。

晚上放学之后，浅橘川故意等同班的人都离开了才走出教室。刚刚把山地车从车棚里面推出来，就看到女生站在他的身后安静地凝望着自己。

校园的路灯闪烁着明明灭灭的昏黄的光。女生的侧脸被勾勒得格外清晰，像是被镶上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没有人告诉他，但不用想也知道。她一定从很长时间之前就等在了那里。

浅橘川垂下眼睛，推过山地车默不作声的从女生身边走过去。

"……喂。"女生从身后喊住了他。

"……"条件反射一般地停下了脚步。

第5节：【浅橘川】(2)

"我可是一直在等你诶。不是发短信给你了么，怎么看见我就要走呢。"

"……嗯。"终于忍不住回应，声音却是晦暗不清的。

"什么嘛，那种语气--"女生不满地皱过眉头，很快地便又明白了过来，"……呐，你是不相信我了么？"

"……"

女生看着男生沉默的背影，良久之后才有些不安地说道："呐，送我回家好不好？"

似乎是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浅橘川转过头看着女生的眼睛沉下声音说，"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等我，因为，我不会再和你一起回去。"

"……诶？"女生惊讶地睁圆了眼睛，停了停后，将充溢着不敢置信的目光落在男生的身上问："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时夏夏，你要知道。"他对女生说，语气平静而深沉，"司琴野是我重要的朋友。"

--如果非要把话题扯到这里的话。

--那么不说清楚也只能够对彼此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以及误会。

--更不希望发生的是这种不必要的伤害以及误会将波及到更多其他的人。

"所以，时夏夏，我们真的不该再做出什么令别人猜疑的事情。最好不要一起回家，也不要刻意的出现在一起。这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彻底的不合时宜。倘若你觉得我做出了什么令你感到误解的事情，那么，我可以对此为你说声抱歉。但我并不希望其他的人因此而受到莫名的伤害，那些完全是没有任何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残忍，我们明明可以避免，却偏偏要把问题搞得如此复杂。我讨厌一切残忍的事情，同样憎恨制造出"讨厌的事情"的元凶。所以，时夏

夏，请你以后不要再发短信息给我，也不要再出现在这个地方等我回去，你不能让其他的人误会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不能够让司琴野--"

女生的手掌直直地扬到对方脸上，男生接下来的话也被连同一起打断了。

等到浅橘川重新抬起头后，一个清晰的红印已经在他的左脸颊上缓慢浮现。

声音似乎是在那一刻消失在空气里。

车棚里有其他的学生经过。而他们用诧异的眼神看到的也只是眼眶发红的女生紧紧地咬着嘴唇，鼻音很重的对面前的男生说道："……浅橘川，我真的对你感到很失望。"

男生的语气依然冷静而镇定，犀利的眼神也始终没有改变过。半晌，他对女生说："我本来以为你会更早一点打的……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对我的"失望"。"

十五岁的男生。皮肤晒成咖啡色。衣领虽然敞开得很乱，但是却干净得没有丝毫的灰尘。头发被发胶固定地竖起，似乎还嫌自己不够高。左耳上面是一枚小小的银钉耳环，可以刺痛眼的亮闪闪的光。

其实是内心深处很柔软，很善良，很真诚的性格。但是为什么要对女生说出那么过分的话呢。

是因为不想要让自己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受到更多的伤害?

但是，谁又能够说得清"伤害"的真正含义呢。

父亲失业是在他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一向自信高大的父亲在那一天回家的时候满脸失落与愤怒。父母的感情向来不太好，经常会因为一些琐事而吵架，但也没有到动手的地步。可是在那一天里，父亲却因失业带来的满腔怒火找不到发泄，再加上母亲唠叨了一些什么不堪入耳的话，从而扯着妈妈的头发往墙上撞去。

第6节：【浅橘川】(3)

本来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四口人的家庭已经算不上阔绰，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拮据。从前放暑假的时候，父亲还会带着全家人去各处游玩，尽管都是一些花钱很少旅费也不会高到哪里去的小景点，可还是会觉得快乐，哪怕是和姐姐在海边上拾到的极小的贝壳，也还是会视为珍宝般的收藏进记忆的盒子中。

但自从小学六年级之后，浅橘川的记忆里便再也没有美好的或是幸福的片段。再没有了曾经在小景点旅行时的笑声。再没有了曾经在海边拾到的乳白色的小贝壳。失业后的父亲一蹶不振，总是日夜不归，偷出母亲积攒下来的私房钱去做一些不正经的勾当。妈妈每天晚上都会等在家门口，一旦发现父亲回来的身影便会冲上去尖锐的叫骂，并且愤怒的伸出手臂去撕扯父亲。记得最为严重的一次，是妈妈歇斯底里的跑到厨房拿出菜刀激动的叫喊着"姓浅的，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谁都别活了，告诉你我已经受够你了"。

当时五官轮廓还留着孩子气的青涩的浅橘川，看着妈妈拿着菜刀同父亲扭打在一起，听着他们时不时的对彼此吼出"你发什么毛病啊疯婆娘""你要死是吧，整天偷家里面的钱出去鬼混是吧，你怎么不死了啊你""我死也用不着你给我收尸"之类的咒骂声。怔了一会儿之后，小男孩便惊慌地跑出了家门想要去找他的姐姐求救。

姐姐在市中心的酒吧里打工。

浅橘川找到那里的时候却因为自己是小孩子而被门卫拒绝进入。同现在相比，那个时候的他仍有着细小纤弱的手臂，并且不可能同一个成年人挣扎然后取得胜利。

11岁的他只好坐在酒吧外面的台阶上等着姐姐的出现。他转回头，无论怎么眯起眼睛，也看不清店门里面的灯红酒绿。

男孩揉了揉眼睛。用的力气太大，眼睛红开一圈。

最后在三个小时之后，他看到了姐姐和一个有着啤酒肚的中年男人从酒吧里面走了出来。姐姐亲昵的挽着对方的手臂，头发被染成了刺眼的酒红色，连衣服都穿得很少，明明是寒冷的冬天，她却只穿着一件可以露出修长大腿的皮革迷你裙。

当时姐姐只有16岁。但是她需要赚钱养家，不择手段。

浅橘川没有出声。望着姐姐和那个男人远去的背影，他感觉自己的眼睛突然酸涩的肿涨起来，以至于渐渐地看不清周围的环境，只感觉眼底有大片大片的湿雾在漫起。

在那的多日之后，姐姐从酒吧请假回到家里来看望时，穿着的是一身干净的休闲服，头发也变成了黑色的顺直。只是嘴角上残留着淡淡的瘀青，像是被什么人打过的痕迹。她笑着拍了拍浅橘川的头说："小家伙没有惹妈生气吧？姐姐发工资了，给你一百块买些自己想要的东西吧，不过可别买那些没用的啊。"

"唔。但……姐--"男孩望着姐姐的嘴角露出了迷茫而又困惑的表情，但却迅速地撤换了。

其实是想要问关于那天晚上的事情的。那个男人是谁。为什么会和他在一起。已经那么晚了，又要和他去哪里。头发为什么会染上可怕的颜色。裙子为什么会那么短。嘴角上的伤又什么怎么回事。

第7节：【浅橘川】(4)

为什么。为什么。

很多很多个的为什么。可是在最后却什么都没有问得出口。而握着姐姐给的那一百块钱，浅橘川也只是偷偷地藏进了家里的鞋盒里面。并且每天都要小心翼翼地翻出鞋盒来确认。

11岁，12岁，13岁，14岁。到了现在的15岁，已经过了4年。那张一百块钱的纸钞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不过已经有了更新的百元钞票的样式，所以4年前的那一张"一百元"显得格外的老旧，但是却没有一点的褶皱，被保存的相当完好。

--因为那是姐姐赚来的钱。

--因为是姐姐在支撑着这个家的全部。

--他只要不让姐姐伤心就好了。让姐姐伤心的人他也绝对不会原谅。

回忆的片段从浅橘川的眼前晃过去。他骑着山地车缓慢地走出了校园。左脸颊上还残留着淡淡的红肿。男生微微眯起眼睛，望着远处漆黑的夜幕。不知是不是错觉，好像听到了夜空的尽头传来了滚滚的雷声。

是低沉而又钝重的轰隆雷声。

第8节：【司琴野】(1)

【司琴野】

下课铃刚响，司琴野和同伴起身走出教室。从侧方向突然斜刺出的一个女生，扬手就将手中的数学课本、语文笔记等东西利落地砸到了司琴野的身上。

本来就因下课而变得嘈杂的教室因那些清脆的"噼里啪啦"声更显得热闹。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来，司琴野停住脚步皱着眉头，用一种不易被察觉的诧异眼神凝望着面前的女生。

身旁的同伴睁圆了眼睛根本没有弄清楚女生的举动，只是愣愣地问着"喔唷这是怎么了啊"。

女生用手背挡着眼睛委屈地朝司琴野大声喊着："你未免也太过分了吧！只是学习成绩好一些干嘛那么嚣张！我算是看清你的为人了！从今以后，我决定再也不会喜欢你了！"说完之后，女生便擦着眼泪气冲冲地跑出了教室。

这样的台词使得周围围观过来的同学噢噢地拍起手来，甚至还有一个男生嬉皮笑脸的起哄说着"司大班长，看来你的铁杆粉丝又被你伤心走了一个，这样下去可不行，人气会下滑的啊，哈哈"。

司琴野无所谓地扯动嘴角笑出来，好像是松出一口气般的耸了耸肩膀。然后对身边的同伴充满歉意地笑笑说："不好意思，被耽误了宝贵的下课时间，去小卖部泡汤了。"

同伴咕咚一声哽咽了喉咙，那样睁大眼睛半张着嘴巴的滑稽表情似乎是在震惊说"不是吧，现在不应该是谈论去小卖部的时候诶"。

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女生之所以会压抑不住地向司琴野大发雷霆只是因为在上化学课的时候，老师点名要女生回答问题。女生郁闷地站起身来拿着课本却支吾地说不出问题的答案。然后老师便很无奈地说了一句"好吧，看来你是不知道了。那么同桌的司琴野同学，你来回答"。司琴野站起身，

微笑着望着化学老师回答说："老师，请你以后不要再叫她回答问题了，直接叫我就可以。"

--因为，她每次都回答不出来。考试的成绩可以被称之为"辉煌"。而且被问到稍微难一些的问题时还会紧张得结巴。

--所以直接叫他来回答就可以了。不必在笨蛋的身上浪费时间。就是这个意思。

女生在厕所里面哭得乱七八糟，朋友们在一旁递着纸巾加以安慰道："你别哭啦，这也没什么损失的，至少可以使你看清他的本性嘛。反正他就是那个样子的，对谁都是，你又不是不了解。"

"你骗人！"女生哭得鼻音很重，"他对他女朋友就很亲切！那个叫什么时夏夏的……"

"诶？时夏夏不是浅橘川的女朋友么？"

"……什么啊……"

"我说你是不是哪里听错了啊，她怎么可能是司琴野的--"

"总之司琴野今天实在是太过分了！他分明就是把我当成笨蛋嘛，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亏我还暗恋他半年了诶！"说到最后，又忍不住掏出纸巾继续伤心的哭泣起来。

也是因此，司琴野失去了身为他同桌也是他最为忠心的粉丝女生。

第二天的自习课上。同桌的女生趴在桌子上面撅着嘴巴，一副还没有消气的模样，可却还是会时不时地将目光偷偷摸摸地投向男生，露出"你如果向我道歉，我说不定会原谅你哦"的表情。司琴野根本没有去理会的打算，他只是撑着下巴看向窗外。夏天的开始，总是会把一切都变得炎热不堪。天花板上的风扇在"嗡嗡嗡嗡……"地旋转着。

"嗡嗡嗡嗡嗡嗡……"

伴随着风的速度来回的响动着。

等男生把视线转回来的时候，才终于注意到从早上开始就放在自己书桌里面的一个信封。

因无聊而打开，陌生且柔软的字迹，落款处也是柔软的名字，署名为9班的女生，内容中说是要在今天的黄昏约他到学校的天台上见面。

9班啊--

司琴野挑了挑眉。多少也能够猜得到信里面想要表达的意味。

自习课结束的时候，司琴野迎着走廊中的黄昏走上了天台。

刚刚打开天台的门时，就看到一个陌生的女生正站在围栏旁等待。感觉到他的出现后，便很羞涩又不知所措地朝前迈了一步，连头都低得很深。

"你好……写信约我到这里见面的人，是你么？"司琴野礼节性地微笑着。

已经隐隐地猜测到了女生将自己约出来的目的。

"嗯……是、是的。没错……很冒昧将你这样约出来--"女生踌躇地捏着裙角，看起来很紧张的模样。

"没关系。请问，有什么事情么？"装做什么都没有察觉到的直接进入正题。

"诶？啊，那个……"

"嗯。"等待对方接着说下去。

"我……我……其实，我一直……"女生很努力的想要将自己的话表达得清楚明白，可是声音却颤抖个不停，不过总算还是在尴尬的气氛中将同样尴尬的话完整的说了出来，"我一直……一直，从初一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喜欢着司琴野同学……"

"非常的喜欢……因为司琴野同学是非常优秀，并且温和出色的人……我总是会默默地注视着司琴野同学对所有的同学都友好的微笑着……非常的完美。"

第9节：【司琴野】(2)

男生微微含了含下巴，眼睛逐渐眯了起来。

"我一直都很喜欢这样的司琴野同学，所以希望能够将自己的这种心意传达给你……"

"当然，我也知道自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因为大家都在说……司琴野同学已经有了女朋友的事情。"

--已经有了女朋友的事情。

--真的只是他的女朋友吧。真的只是喜欢着他的吧。从他向她表白而她也同意了的那一刻开始，她就真的只是在当他的女朋友对么。那为什么发短信给她的时候总是不回。那为什么在放学的时候总是对他说"真对不起呢，今天晚上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先走一步了"。那为什么总是会在学校里听说到关于她的各种传言。究竟是为什么呢。

--全部都是她和自己的好朋友浅橘川之间的传言。传言说她在脚踏两只船。传言她在和自己的好朋友有一腿。传言她不停地纠缠着其他的男生。传言她在每晚所说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先走一步"的时候都是用来去追求他的好朋友。

--可是那些全部都只是传言不是么。他还是相信着她的，他甚至还想过，就算她同传言中的一样也还是可以接受她。只要她不离开就可以，只要她还能蹦蹦跳跳地叫着他的名字就可以，只要她依然能够朝他招手并且笑着露出两颗好看的小虎牙就可以。

--仅仅只是这些就可以了，并没有过多的奢求，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干涉她的自由。那么，为什么他还是会感到强烈的焦躁与灼热的不安呢。

是的。非常的不安。

现在的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安。

因为喜欢着她，一直都在喜欢着她，从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开始就在喜欢着，从第一眼看到她的笑脸与眼睛的时候就喜欢上，那么美好的笑脸还是第一次见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对有着那样笑容的她一见钟情。虽然以为自己没有什么希望的，但还是鼓足勇气去告白，然后奇迹般的得到了"好啊"的答复。

幸福得要死。

"……所以，就算司琴野同学有另外喜欢着的人也无所谓，因为我已经知道了你有女朋友的事情。但是……我还是不能够因此就隐藏自己的心意。我只是想要把自己真正的想法告诉司琴野同学……"

"我并没有任何奢求的，只是希望司琴野同学能够知道我的存在，并且如果可以喊我的名字，或是在以后和我打声招呼的话，那么我一定会幸福得要死……"

"真的……真的会感到幸福得要死的--"

--并没有任何的奢求。

--只是希望你能够永远地留在我的身边。

--就连对我随意的微笑一下，我都会感到幸福得要死。

女生的最后一个尾音完整的落了下来。却在很长很长的时间之后都没有得到男生的回应。

终于忍耐不住，女生紧张地咬着下唇，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睛去确认男生的表情。

一瞬间，她睁圆了眼睛，无法抑制地怔住。

站在她面前的英俊少年，天空的尽头吹来的昏黄的风勾勒出他剪纸一般苍白脆弱的轮廓，白色的制服衬衫遮挡住了曲线优美的下颚，有黑色的发丝垂在了他星芒般美好的眼睛前。

虽然他低下了头，虽然他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

却还是看到了。背光的他的脸上，有一行可以刺痛眼的清晰的泪痕滑落到了地面上。

--非常明亮的眼泪，闪烁着白色光芒的眼泪。

--一直坠落到地上，然后再也停不下来。眼眶中所有的眼泪，哗啦哗啦地往下流淌着。

空气中溢满了焦灼的炎热。

哪里都是蠢蠢欲动的绿，蝉鸣的声响像是悲伤的挣扎一般从树梢的叶片尖端流淌而下。

第10节：【戚弦】(1)

【戚弦】

作为南才中学初中三年8班里最为热血的元气家伙，戚弦总是会被朋友们调侃着"你有没有想过去电视台应征下搞笑艺人什么的，或者去试镜加勒比海盗的第四部主演嘛"，戚弦嬉皮笑脸地以一句"你见过钢琴九级的海盗船长么，那也太不切实际了"作为回复。

即使初三刚刚分班，但是没多久之后新班主任便发现这个长相很偶像派的学生除了一张精致的脸和钢琴九级之外，便再无其他可以拿得上台面的东西。并且还很令她头疼，班级里每次引发的"罪恶"事件他都要参上一脚。最为难以理解的是，天生好动的他怎么会和性格沉闷的浅橘川凑成8班二人组。

两个人的确是很要好的，视力正常的人都能够看得出。从初中一年级开始便同班，所以8班出现的坏事也都基本上是两人组织出来的。譬如说是往某个女生的椅子上面涂上了进口牌的万能双面胶之类的幼稚恶作剧，或者是借用浅橘川的球状打火机将前桌女生的发梢燎出烧猪毛一般的难闻气味。

所以有些时候，身为"共犯"的浅橘川也是很无辜的。只不过是借给他打火机而已，就要在事后被一起带到办公室里面进行长篇大论的共产主义式说教。

并且戚弦还很喜欢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不过，与其说是"喜欢"，还不如说是他天生就具有活跃周围气氛的自然能力。就连回家时经过楼下的水果店，店里的老板娘都会大老远的招呼他过去。然后两个人就东扯一句西拉一段的聊起了家常。男生总是没什么烦忧的笑着，还会在聊完家常之后顺便买走了店里的一个菠萝。

告别之后，老板娘还风情万种地转回头去和自家的丈夫说："呵呵呵呵，我就喜欢他可爱的样子诶，老头子，干脆招他做我们家的女婿怎么样？"

水果店的老板朝老婆翻了翻白眼，"哼哼，瞧你笑得嘴巴都要咧到耳朵后面了。我看是你自己想"老牛吃嫩草"才对。"

是头脑很简单的单细胞。戚弦的世界里除了打游戏上网玩篮球之外便只剩下睡觉了。

在家中是独生子，父亲是企业老板，母亲是居家主妇，除了爸爸有钱妈妈漂亮以外，便都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父亲工作很辛苦，整日在外忙碌，回家的日子着实少得可怜。母亲又年轻得很，19岁就身为人母的她对于儿子的管教自然是松散了些。

所以像是戚弦这种头脑简单生性单纯的家伙，对于陌生人也是全然没有任何防备的，连一丝警戒心都没有。就像是有一次和同班上的几个男生去市中心的KTV里K歌，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人将什么东西放进了口袋里面。走出KTV的时候突然被门口的保安人员拦住，说是"不好意思，你的身上有不符合检测仪的东西携带，检测仪检查出来，请配合工作人员搜查"，然后在还没有弄清状况的情况下就被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袋白色粉末的不良物品。

第11节：【戚弦】(2)

戚弦也因此而上了学校的"宣传栏"，并且被竖立了"未成年在校生禁止出入三厅一室，更不允许携带触犯法律等物品"的负面榜样。

事后只说是"倒霉"其实根本就是借口。主要是缺乏对陌生人的警戒与防备，这才是真实的。

不过似乎也是"因祸得福"，由于借助了"宣传栏"的传播速度，戚弦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窜红成了校园中的"名人"。

尽管是不太光彩的"名人"。但好歹也出了名。

甚至连教导主任也知道了他的"出名事迹"，会在走廊里遇到戚弦的时候半开玩笑地说："小小年纪怎么会携带那种东西进出KTV啊，连那号东西都能搞到手，看样子你将来成为"国家栋梁"的可能性极高呀。"

戚弦挠着头尴尬地笑着说："哪有，呵呵。"又在教导主任离开的时候忍不住怨念般地皱起眉头。

如果能够通过以上事件加强改善单细胞脑筋的话，那么戚弦还是有药可救的。但是事隔还不到一个月，他的相片就再次被频繁的搬到了"宣传栏"上面，并且，这一次还被放大了照片的尺寸。很随意或是故意抓乱竖起的头发，笑容也是恣意却不惹人厌，连眉宇间都透露着热血的气息，照片上有着深刻的小麦的肤色。本应是粗犷的感觉，但是五官组合起来却变得异常的纤细且精致，比女孩子的脸还要细腻。

第二次登到"宣传栏"上，说出来是因为戚弦的反应过于迟钝。

那天是周末，因为下周会有校庆的篮球比赛，戚弦被体育老师找到学校练习篮球。满身大汗的扯着T恤衫，大口大口地喝着可乐从小买部里走出来的时候，却从余光瞥到女生宿舍那边有什么东西被吹落到了草丛里。

本来不打算去在意的，身边却有同来打篮球的男生开玩笑似的说着："诶诶，楼上掉下来的会不会是Money啊？掉到草丛那边的。"

戚弦皱着眉头狐疑地朝对方丢出一句："靠，你想发财想疯了吧--"

男生顿时兴奋起来："我说戚弦，你个子比我高，你去草丛那边看看，说不定掉下来的真是什么好东西。"

"……为什么是我？"

"这不是很明显么，你的腿比我长啊，草丛那边有栅栏，我跨过来跨过去的多费事，但你就不一样啦，腿长多方便呐。如果真的是好东西的话，大不了我们七三分。你三我七，啊不不不，是你七我三。"

"……"戚弦听完男生的絮叨之后，把最后一口可乐喝到肚子里朝他比了个"OK"的手势，就跨过草丛的栅栏去寻找那个从女生宿舍楼上面掉下来的东西。

绿色的草丛里面躺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东西。

粉红色，上面印有米奇图案的内衣。戚弦俯下身将那件内衣捡起来，然后皱着眉头转回身朝男生挥着说："搞什么啊，只是内衣而已，还七三分个屁呀--"

话还没有抱怨完，就听到斜对方传来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尖叫。戚弦被吓得浑身一抖，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望过去后，便看到一个满脸羞红的女生站在那里，指着戚弦手中的内衣大声骂起来："变态！为什么你会拿着我的内衣！"

第12节：【戚弦】(3)

戚弦顿时愣住，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感觉女生冲到他的面前抢下了内衣，并且还表情扭曲地吼了一句："不要脸！色情狂--"

所以，在第二天，戚弦便再度光荣的登上了"宣传栏"的头条。标题再明显不过的写着"以下男生因偷偷潜入女生宿舍楼偷走其内衣，故被记严重警告一次"。

--为什么会变成偷偷潜入。

--是她的内衣自己从楼上掉下来的好不好。他是好心去帮她拾起来的诶。虽然动机有些不纯，但为什么都没人相信他是冤枉的呢。

戚弦在那之后的一个月里都郁闷地抬不起头来。被骂成是"变态"和"不要脸"以及"色情狂"的确使他深受打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同班的女生见到他都会暧昧的嘻嘻笑着，并且还在身后小声而又神秘地议论着："原来戚弦那么"那个"啊，真看不出来哦。"

"……呵呵，很正常啊，这个年龄的男生都是那样的嘛，只不过戚弦表现得很"诚实"而已。"

"不过也不能去"偷"内衣啊，那也太离谱了吧，真是搞笑--"

戚弦望着那几个女生远去的背影忍不住皱起眉头。为什么会被议论纷纷，他明明是被冤枉的啊。

简直就是莫名其妙。

第13节：【时茉茉】(1)

【时茉茉】

南才中学初三9班的时茉茉，头发几个星期没剪已经长到可以及腰。有的时候会从额前流淌下来遮住眼睛，不过好在有黑色的边框眼镜存在于鼻梁上才没有让整张脸被头发所淹没。最麻烦的是在上体育课的时候，跑步的时候长头发总会很碍事。索性就将头发高高地挽成一个鬓盘在脑后。个头不高也不矮，标准的体形，略微有些偏瘦。

有些时候走在走廊里的时候，还会被身后的同学喊错名字。

"时夏夏，时夏夏"的喊，等她转过头的时候便会面无表情地丢给对方一句："你认错人了。我不是时夏夏，我是时茉茉。"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时夏夏。

--我是时茉茉。

非常尖锐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在刻意的朝着某一个目标精准地刺过去。

因为是双胞胎的缘故，两个人又都在一个班级里，并且连名字都很相象，再加上体形与声音都没有什么区别，频繁的被认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只不过一定要加以区分的话，那么就是他人所拥有的特别的"分辨方式"了。例如，有同班的女生会在厕所里一边洗手一边低声议论着："你们觉不觉得，时茉茉和她姐姐一点都不像诶，我倒不是说长相，是性格啊性格。"

"当然不同喽。她们两个完全不一样，不管怎么说都是时夏夏受欢迎一些啊，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总是微笑着，最主要的是待人很亲切随和。"另一个女生叹息一声继续说下去，"诶……不过相比之下，时茉茉就"不同"啦。她挺保守的，有整天阴沉着一张脸，你说都什么年

代了，她还戴那种土里土气的黑框眼镜诶，连50多岁的物理老师都改换别的型号了呢。"

"是啊。话到说到这里，我觉得她也蛮封建的，都不怎么说话，班上几乎连一个朋友都朋友。上次我打算和她试着开玩笑诶，你猜她怎么说？"

"嗯，怎么说？"

"她说啊--"句子在这时打了一个轻蔑的弯，"不要和她谈论与学习无关紧要的事情，她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

"啊啊，真是的诶……她简直超冷血嘛！所以说，想要分辨时夏夏和时茉茉真的很容易呢，虽然她们两个长的一样，可是却很容易识别出来哪个是哪个呢。"

时茉茉出现在厕所门口的时候，吓得围在洗手池旁边的女生们弹直了背。她们神色尴尬地望着时茉茉，似乎张着嘴巴想要解释些什么，时茉茉却低下头闷不做声地从她们身边走过去。

--是的。相比起来，双胞胎的时夏夏是那种看上去就很讨喜欢的女孩子。同样的一张脸，时夏夏不加修饰也依然可以有着很可爱很骄傲的表情，笑起来的时候又纯净又好看。虽然有些时候她表现得非常任性，也非常自私，没有顾及和节制，会大方地提醒别人自己的生日快到了，当对方问她喜欢什么的时候也会毫不犹豫地说出口。可是正因为她有着那样热情澎湃的个性与笑容，所以便不会有人去在意她的那些小小的不是，也并不会认为那些是小小的不是。

而时茉茉比起时她的姐姐就沉静得多。

有些时候，仿佛是时夏夏在扮演着妹妹的角色。没有人会讨厌时夏夏，爸爸妈妈，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她可以得到许多人的宠爱。

明明是同样的一张脸。

却又没有任何相同的衔接点。

--可是为什么还是会有人将她们认错呢。明明有着如此之大的差别的。

很少会和姐姐一起回家，虽然是双胞胎没错，可是她们一定是性格最不符的双胞胎了吧。时茉茉在放学之后慢慢吞吞地收拾书包，口袋里面的手机忽然震动起来，打开来看，是一条发件人名为"时夏夏"的短消息。

并不是"姐姐"或是"夏夏"这样亲昵而又甜蜜的称呼。而是"时夏夏"，非常僵硬又生疏的"时夏夏"。

"今天晚上我回家大概会很晚，所以你要帮我和爸爸妈妈找一个好的借口哦，千万不可以将我出卖，谢啦--夏夏"。

时茉茉望着"借口"，"出卖"，"夏夏"这几个令她感到不舒服的关键词皱起了眉头。她"啪"的一声合上了手机的盖子，然后摘下了眼镜放到专用的眼镜盒里面，背上书包走出了教室。在经过学校的自行车棚时，刚听见有人喊"时夏夏"的名字，便立即条件反射一般地回过头去。

是一个长相很好看的男生，清秀的五官，精致的轮廓。并且已经将山地车刹住在了她的面前，对她开口说："回家？"

时茉茉退后一步，瞪着他。相仿年纪，脸庞干净，目光起初是很犀利冰冷的，但在后来渐渐地散成了柔和的眼神。

但是，他把她认错了。大概是因为她没有戴眼镜的缘故。

是不是应该告诉他，她不是时夏夏，而是时茉茉呢。

虽然是这么想着的，可是时茉茉却还是鬼使神差的回应了他的话："……嗯。是的。"

"唔。"男生含了含下巴算是点头。目光也很复杂的停留在时茉茉的身上，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最终却仍旧没有说出口。因为一旁有人声打断他，跟着是打量着时茉茉问"诶？这不是时夏夏么？"于是男生看了一眼时茉茉，又回头对同伴说："好了，我们该走了。"然后便和男生一同骑着山地车离开。

第14节：【时茉茉】(2)

临走前还微微侧过脸对身后的时茉茉说了一声"拜拜"。

时茉茉愣了下神，反应过来之后急忙朝他挥了挥手回应道：

"拜拜--"

虽然对方是将她认错成了她的姐姐。而且也没有自我介绍，可时茉茉还是知道了他的名字。

是在一个星期之后的自习课上。她抱着从班上收上来的英语作业到对面的教学楼去送交。可能是昨晚背英语单词背得很晚，所以头都还是晕晕乎乎的。在经过教学楼的后院时，一个猛然抬头就撞见有人打架，那双似曾相识得到眼睛在看见自己的时候愣了一下，但拳头还是结实地朝某个男生的脸砸下去了。然后就听见被打的那个男生的惨烈哀号声："浅橘川！你孙爷爷的还真打啊--！"

时茉茉微微点了点头。原来是叫做浅橘川。

什么也没有说，抱着作业转身便离开。

夏天漫长得很。校园里的天气好得可以一眼望尽。脚下的鹅卵石道路白得会在视线里一闪一闪，就好像是蚕吐出的细软的丝线。

天空中流淌着的是清晰的云，香樟的树枝似乎将淡绿的颜色投射到了上面。

蝉鸣声回荡在耳腔内壁。

是细细碎碎的尖锐声响。

--浅橘川。

时茉茉看着整个天空中绚烂的光晕，以及言语无处声张的少年的那张清晰而又淡漠的脸。于是到了最后，她不禁在心里默默地反复呢喃着。灵魂促就。

浅橘川，水戈，橘林，海纳百川。

第15节：【时夏夏】(1)

【时夏夏】

时夏夏有男朋友的那天，只是极其随便的一日。太阳和平常一样好，或者更好一些。因为抬起头的时候可以被头顶上明亮的光芒刺痛眼。时夏夏盯着那些细细茸茸的小光点，嘴角缓慢地勾动出了美好的笑。

是在一个小时之前，隔壁班的男生司琴野在天台上向她告白说："我喜欢你。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做我的女朋友。"

男生的声音被天台上的风吹散，然后漂泊得无影无踪。时夏夏的心里虽然感到异常的惊讶，但很快地便也反应过来，于是很轻巧的笑着回答了声："好啊。"

所以说，这个简单的答复并没有任何的实用性质。仅仅只是在没有做任何思考的情况下回答出的没有任何认真的也没有任何责任性的"好啊"。

因为没有想到会有那么优秀的男生向自己表白。所以兴奋得有些不知所措了。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经常会听到同班的女生谈论着隔壁班的优秀班长司琴野怎样怎样，"帅到不行"，"成绩优秀"，"绝对的美少年"，"非常的温柔谦和"，"笑起来简直可以用惊艳来形容的"，"在学校里他的人气真的不是盖的哦"之类的。于是，在面对司琴野的告白时，当然会不需要思索的回答出"好啊"的。

任谁都会这样说出这样的答案的，不是么。

午休的时候，时夏夏握着钱包去校外的沿街小店吃午饭。平日里最喜欢去光顾的麻辣米线店已经被挤得满满当当，拥挤嘈杂的店里根本看不到多余的空位，并且排队等待的队伍就已经延伸出了好几米。时夏夏刚打算转身离开，就听见背后有人喊她的名字，她站住脚回过身，小包间里的戚弦正探出头朝她挥手说："你也来这吃啊，过来我们这边坐吧。"

时夏夏如获救星似的笑着朝戚弦那里走过去。

也不奇怪。因为时夏夏和戚弦是小学时期的同学兼前后座。何况两家人的家长还是多年的故交，所以时夏夏和戚弦的关系也就像是真正的"亲戚"一样。

坐到戚弦身旁之后，才发现对面还坐着男生的朋友。没想到会有其他人在，时夏夏被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等她冷静下来时，对面座位的男生似乎在那里等待般的打量了她很久。很健康的肤色，狭长的眼睛，眉梢与眼角都有着精致的纹路。对方起初的眼神是心不在焉的，直到最终也是懒懒散散地停在时夏夏的脸上。

随后却是莫名其妙的尴尬沉默。于是戚弦笑着出声介绍说："他是我哥们儿，浅橘川。"然后又转向男生说，"喂喂，这是我小学同学时夏夏，她还有个孪生妹妹哦，长得一模一样的，不过我和她妹妹不太熟就是了。"紧接着又补充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嗯……我还是和时夏夏比较谈得来。她妹妹就算了，都没说过什么话。"

"……啊，你好。"时夏夏向对面的男生微笑，含了含下巴。

"嗯。"男生低声吐出一个单字。

接下来便不再将生疏僵硬的客套话继续下去。

三碗米线很快就被服务生端了上来。期间戚弦也很八卦地询问着时夏夏"喂，我听说你在和司琴野交往？"时夏夏愣了愣，急忙咽下嘴巴里的一口米线问道"你怎么会知道的"，男生很得意地回答说"不要以为"地下恋情"就密不透风。我和他还有橘川是一个篮球队的诶，关系好得很，他的那点小秘密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时夏夏略微有些尴尬地说了一句："……嗯，是啊……是在交往。"

"嘿嘿，什么时候开始的？"

"……唔，一个星期前。"

说完这句话后，时夏夏抬起头打量起了坐在对面的浅橘川。男生并没有插话的打算，只是很安静的坐在那里大口大口的吸面，在初夏

里看起来，那样的力道显得非常清爽。

似乎感觉到女生在注视着自己，男生抬起头就撞上了对方的眼神。时夏夏不禁怔住，眼睛里顿时拿捏不准该用怎样的神情，就像是突然被主人抓到了小偷那样的感受。

好在男生将视线停顿在自己身上三秒之后便重新低回头去吃面。时夏夏也因此松出一口气。

--可为什么自己要那么紧张呢，根本毫无理由。

那之后单独同浅橘川相遇，是在公车站等车回家的时候。因为时夏夏突然想起有东西落在了教室里，急忙"啪嗒啪嗒"返身跑回去，将东西取回来时却发现唯一一趟可以回家的公车已经开走了。时夏夏郁闷地朝着公车远去的背影连连跺脚，就差把"该死的烂公车，最好见鬼去吧，混蛋混蛋"给骂出口来。绝望的回过头去，就看到了他消瘦敏感的侧脸呈现在昏黄的路灯下来。他发现了时夏夏，抬起头来看向她。

多少有些犀利且冰冷的眼神，头发却是温和柔软的。时夏夏感觉他身上流淌出来的气息正一层一层地朝自己涌过来，然后安静地依偎在她的胸腔深底，演变成了一场喧嚣般的温热河流在不断地起伏回荡。

第16节：【时夏夏】(2)

他认出了她，然后将山地车刹住在她的面前问她："在等公车？"

时夏夏有些愣神，好不容易反应过来后便慌乱地笑了："不不，那个……其实公车已经开走了，最后一趟……"

"是么。"顿了顿之后又问："抱歉，我忘记你的名字了。你叫……？"

"没关系没关系，毕竟也只见过一次面而已……嗯，我叫时夏夏。"正视着他那双狭长的眼睛和好看的鼻子，都是很好看的，真的非常好看。

"嗯……"男生说，"既然公车已经开走了的话，你要怎么回家？"

"大概……也只能靠走路了吧。"时夏夏无奈地笑了笑。

"那样要很晚才能回去么？"

"是啊，真伤脑筋……"

"那么……"皱着眉头认真的想了想，"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送你回去，你家在哪里？"

"……诶？"

"嗯。"

"可是……你骑的是山地车啊。"这样的车型没有后车座可以坐诶。

男生略微扬起下巴，直视着女生的眼睛："所以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站在我的后车座上面。"

"--诶诶？"

"我只是建议，选择权在于你自己。如果你不愿意，我也不会强迫你。"

"……我可没求你来帮忙啊。"似乎对男生的语气很不满，女生不怎么高兴地扭紧了眉头。

"好吧。也许你会有更好的方式回家。"收过意义含混的话音，浅橘川重新握过车把向前骑了几步。

时夏夏犹豫着咬了咬嘴唇。她抬起头看着街道两旁明明灭灭的路灯，以及两旁街道上越发稀少的人群。半晌，她踌躇的喊住男生，说："那个，请等等。我是说，唔……麻烦你了……"

原来很想象中的并不一样。

本来以为对方是很"温和"，"安静"，"稳重"，"善良"，"沉默"的男生，但实际上，他似乎只是外表很"温和安静稳重善良沉默"的家伙而已。该怎么说呢，其实对方是真实的个性很古怪，嘴巴也很毒的男孩子才对。时夏夏这么想着，等到反应过来之后已经到家了。她向男生说了"谢谢"，并且小心翼翼地捶着自己在山地车的后座上已经站得快要发麻的双腿。浅橘川没什么表情地转身离开。时夏夏在他的身后又大声地喊了一遍："真的很谢谢你送我回来！非常感谢--"

男生没有回应，只是背对着她挥了挥手，算是作为一句"不必客气"。

望着男生离开的背影，时夏夏才想到自己忘记向他告别说声再见。女生有些遗憾的转身走进家门，看一眼身后黑暗的街道，已经看不见了男生的身影。

时夏夏想，浅橘川。

时夏夏想，浅橘川浅橘川……

并不是司琴野，反而是浅橘川。

第17节：【南小舒】(1)

【南小舒】

初三似乎并没有大人口中所说的那么可怕。什么"黑色集中营"，"黎明前的黑暗"，"人生重要的转折期之一"，至少在南小舒的眼里，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更谈不上是什么必须去履行的存在与责任。就算自己的考试成绩单被老师登门到访的拿到父母的面前，爸爸妈妈也全部都是不以为然的笑着说："老师啊，您根本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的，不过只是一次小小的考试而已，全部考砸了又能怎么样呢。何况我们家小舒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她根本不需要那么费力的学习，也完全不需要吃什么苦，就算她不念大学不工作，这辈子也仍旧会有花不完的钱。"

就是这样的父母。

也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南小舒总是会听到父母在和朋友们相互评价着"你家的小孩啊"这样的话题时，妈妈都会呵呵呵呵地笑个不停，然后洋溢着满脸的自信与骄傲得意地向朋友们炫耀着："我们家的小舒不用在学习上费精神又费时间的，她只要在学校里能够玩得开心就好了。对于我们家来说，钱根本就不会成为问题，什么头悬梁锥刺骨的，那些都是用于什么才能与背景都没有的苦行僧小孩而已。不过我们家的小舒就不同了，长得又漂亮又有气质，还有大把大把的花不完的钱，所以我说，只要小舒快乐就好啦。"

然后妈妈的朋友便全部都附和着回应"是啊是啊，你们家可好喽，就算考不上大学不工作也没关系，有花不完的钱啊"或是"我家要是能有个你这样的老公该多好啊，该省多少心，根本就不用算计着每个月的支出嘛"。

而这意味着什么呢。

南小舒在清晨睡醒之后拿出钱包。七张一百元，八张五十元。钱包里各个夹层里全部都是信用卡和美容院的长年金卡，还有五星级大

饭店的积分卡与会员卡，以及金额后面有好多个零的银行储蓄卡。女生的钱包总是能够显出格外充实的厚度，每个月，每个星期，或者说是每天都是如此。

除去看她钱包中的经济实力，从她身上的衣着也是能够看得出她的身家与背景的。手表是Franck Muller，手提的皮包是Louis Vuitton，皮肤上散发出来的香水味道是Chanel。就连父亲开的车子也是BMW。

没有什么东西是南小舒要不到的，除非是她不想要的。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女生，她的基因里根本无法找到任何一颗"真心"的种子。

"我爸爸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人诶。"午休的时间里，女生们围坐到一起谈论着各种话题，"我不过是要他换一辆宝马Mini的车子接送我上学放学而已，他竟然说要等我考上市重点高中才有得商量。真是的，根本就是抠门不想要花钱换车嘛，干嘛拿考不考得上重点高中来做借口呢，他一定是知道我根本考不上所以才故意那么说的，真是讨厌咧。"

"起码也随便换辆本田啊。"女生继续抱怨个不停，"现在的那辆桑塔纳我光是看见就觉得恶心。"

"土气死了，最讨厌那种车型了。"说到最后还气愤地往地上吐了口口水。

"不错啦，不管怎样你爸爸也答应会换车的嘛，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或者你努力学习考上市重点高中不就好了嘛。"邻座的女生插话进来，"哪像我爸他啊，我连要他给我买个Omega的手表都罗罗嗦嗦一大堆。说什么现在不该是炫耀挥霍的年龄，应该要好好学习考上好高中好大学，到那个时候再谈论名牌金钱之类的，烦都烦死了。"说到这里，女生便将话题转开："小舒你就好了，你爸爸对你那么好。"

"……啊？"坐在一旁的南小舒抬起头来。

"不是么，光是看你爸爸的那辆BMW我就喜欢得快要疯掉了。是不是你帮你爸爸挑的那辆车啊，我记得我们上次在杂志上看到过那种型号的。"

第18节：【南小舒】(2)

"……哦，你说那辆烂车啊。"南小舒不屑地撇了撇嘴巴，"我早就已经坐腻了，而且现在觉得那种颜色的车子很恶心诶。"

"诶，真羡慕你啊，家里面的经济实力那么雄厚。"说话间露出了无比感慨的羡慕眼神，"不过话说回来，你和隔壁班的那个男生到底怎么样啦？我听说他在背着你和他同班的女生搞上了哦，胆子可真不小。"

"嗯？"南小舒挑起一边的眉毛，将挡到额前的头发捋到耳后，然后才漫不经心地慢条斯语起来："啊啊，你是说他啊。其实我早就已经和他分手啦，谁让他偏偏看上了那个援交妹，听说那女生的肚子都大了，我可丢不起人。"

"哈？不是吧，还真的有男生喜欢Bitch啊？哈哈……真有趣，小舒你的前任男友真不简单哦，看来马上就要做爸爸了吧。"

"唔……这么说来，我应该去"恭喜"他一下才对--"南小舒幸灾乐祸地向上扬起嘴角。

"怎么恭喜啊怎么恭喜？"迫不及待的追问起来。

"帮他给他的现任女朋友堕胎啊。难不成还要我等他家的小Baby出世然后认我做干妈么？"

"……噗哈哈哈哈！"几乎笑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下午自习课的时候，操场上在练习长跑的同学看到有个女生被好几个人拖着拐到了教学楼后。

树枝绿色的阴影投映在教学楼后的灰色墙壁上，花花绿绿的色彩。南小舒和几个朋友站在面露恐惧女生的面前。阴影覆盖住了女生惨白的脸。

首先是拿着水管，用冰冷的凉水去淋着女生的身体。南小舒看着女生胆怯的小声哭泣的模样满意地笑出声来。

直到对方已经被淋湿了全身，南小舒才不怀好意的走近她笑着说："真看不出来，长得这么可爱的一张脸，原来专门喜欢抢别人的男朋友呢，是不是援交妹都像你这样有手腕？我优点想不通诶，为什么你明明知道他是我的男朋友，还是敢来抢呢？"

"……对、对不起。"女生惊恐地向后退步，连伸手去抹掉脸上的水迹都不敢去做，只能不停地重复着："对……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南小舒同学……是我做错了，所以，我把他还给你，真的……"

"还给我？"停了停后，南小舒将含义不明的视线落在女生的身上又说，"伤脑筋，你要怎么还呢，听说你都快要做妈妈了哦。"

"不是的，不是那样的……"女生抬起头慌张地解释着，"我会去医院做掉，所以……请你放过我，不要将这件事情传出去……南小舒同学，求求你放过我。"

"你在发抖诶，有那么害怕我？"

"……我真的会去医院的……只要你肯放过我--"

"是么。"南小舒转过头向同伴笑着说，"你们听到了吧，我可没有强迫她哦，是她自己说要去医院的啊，发生什么都不关我事哦。"

"谁让她犯贱。"同伴们嬉笑着回应，"就算是死了也是活该，哈哈--"

在那天之后的第一个后续报道是，学校的"宣传栏"里面贴上了"XX班XXX因涉嫌校外援助交际并且引发怀孕事件，这样的做法已经严重的毁坏到了学校的校风与校规，此名女同学将被消除档案做退学处理。"的公告。

第19节：【南小舒】(3)

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是怎样传到校长的耳朵里的，也没有人知道那名女生在被退学之后去了哪里。有人说她的父母已经被气得颜面尽失歇斯底里，甚至连要杀了自己女儿的举动都做出来了，好在最后是邻居们打了报警电话才将一切暂时平息。

但这也只是传言而已，并没有确凿的证实。

而第二个后续报道是，初三5班的男生突然转学到了遥远的城市，连班主任都不知道其转学原因。同班的同学唯一知道的，也只是那个男生是隔壁班的女生--南小舒的前任男朋友。

夏季漫长得像是光年一般。

仿佛永远都不会结束它的炎热与焦灼。

第20节：【句点·END】

【句点·END】

初三的一年在整个漫长的夏季之中绵延出了热烈而又细腻的汗水的纹路。市中心几乎是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在每天都要经过多次的交叉路口。不管是学生，上班族，还是无业游民以及其他职业，每个人都要经过这里的交叉路口。道路非常的宽，路两边载满了绿色的香樟树。

距离中考只剩下259天的倒计时的周三清晨，蔚蓝色的天空万里无云，风是柔和且温热的。

--育德中学初三4班的简澄坐在公车上面打着瞌睡，直到车子一个踉跄刹车在了市中心的红灯前，她才捂着被撞痛的额头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睡眼惺忪的望向窗外，恰巧看到了一个骑着山地车的陌生男生从自己的眼前晃了过去。

由于速度很快，再加上自己的意识尚且朦胧，所以完全没有来得及看清男生的长相。不过长得什么模样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总归都是永远都不会再碰面的陌路。简澄这么想着。

--南才中学初三8班的浅橘川半眯着狭长的双眼，黑色的书包在左肩上摇摇欲坠。他抬起头的时候看到了红灯，然后便紧急刹车停在了人群拥挤的过路口。直到一分三十秒钟的时间过后，他才重新踩上踏板，穿过绿灯，向马路对面进军。

非常拥挤的绿灯，浅橘川不得不跳下车子推着把手前进。每天清晨都是如此，不知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的红绿灯穿梭。总觉得，有些枯燥且乏味。可却还是要重复下去。每一天，每一天。

--南才中学初三6班的司琴野这天没有向往常那样提前二十分钟赶到学校里晨读英语。准确的说是因为他睡过了头，父亲出差没有在家，母亲又因在教高考班而日夜留校不归家中，再加上手机的闹钟对错了时间，所以司琴野有始以来才第一次创下了面临迟到的记录。

穿过马路的绿灯不停地望着左腕上的手表。然后拉紧书包的肩带加快去往学校的了步伐。简直是可以称之为糟糕的清晨，司琴野叹息一声皱过眉。

--南才中学初三8班的戚弦叼着半片面包，一手抱着篮球一手抓着书包飞快地赶着绿灯。可惜因为鞋带突然松懈开，皱着眉头咒骂一声"见鬼"便俯下身去利落的系好。等到抬起头的时候，才发现因此错过了绿灯。只好拉长一张脸不情不愿的挤到人群里等着下一次绿灯的亮起。

看来今天又要打破迟到的记录了啊。明明已经拼命提前5分钟从床上爬起来，为什么还是会这样。真是见了鬼了。戚弦苦起脸来在心里抱怨。

--南才中学初三9班的时茉茉数着头顶红灯的闪烁时间。一秒，两秒，三秒，四秒。她的手中捧着许多的课本，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她的手里都会捧怀抱着一些什么。厚重的英语词典或是新出版的辞海一类的教学物品。

红灯换绿灯，这次又是刚刚好的一分零三十一秒。时茉茉抬了抬鼻梁上的黑框眼睛，将一直抱在右手中的课本换到左手，然后随着人群向前方走去。

--南才中学初三9班的时夏夏这天清晨仍旧是和她的孪生妹妹分道扬镳。两个人几乎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出现在一起的机会就少得可怜。连父母都知道她们姐妹的不合，甚至是相处得非常恶劣。不过这种状况也只能以"无可奈何"来形容而已。

她背着书包咬着手中西瓜汁的吸管，在经过马路道口的时候朝身后望了两眼，发觉没有自己期待的那个身影，便露出略显失落的眼神越过他人继续向前。

--北望中学初三2班的南小舒坐在父亲的BMW里朝窗外张望。因为正巧赶上绿灯，所以车子不得不停下来。她托着下颚望着车窗外面

的马路，视线里漫漫地掠过匆匆的人影。阳光折射进她的眼底，晃出了好看的金色光晕。

车子重新启动，她翻了翻眼睛，朝着驾驶座上的父亲不满地开口说着"下次还是要司机来送我吧，你开车的技术实在太差劲，简直慢死了"。

熙熙攘攘的街道，人生鼎沸的清晨，相互交错的面孔。

而在整个马路的进程中，其余的人群只是灰色，真正得到光线所圈点到的只有七个。是的，只有七个被镜头一般的光圈所笼罩。最后却全部都相互交错着擦肩而过，在这条熟悉的拥挤的市中心的马路口--

空旷的荒凉与淡薄的悲伤。偶尔会发现深渊的尽头有小小的亮光刺探进了眼底。白寥寥的微小的光。

--像是萤火虫在滑动着翅膀。

简澄。浅橘川。司琴野。戚弦。时茉茉。时夏夏。南小舒。在萤火的国度里逆转，相互交错着擦肩走过。

而这个夏天也将成为特快列车一样变得安静，变得悲伤，然后呼啦啦地拉着长笛消失在七个人的身后。

消失在了身后。

第21节：阡陌·樱花祭(1)

开端·END

第一章：阡陌·樱花祭 Take me to your heart

秋千划过去，从此以尘埃来分辨你我之间的距离。

隔绝了呼吸与眼神，于是唇瓣之间流淌出了温热的金色的光晕。

就像是黑暗从来都无法吞噬光线，冬天也永远都无法吞噬温暖。

空旷的宇宙就仿佛是一个巨大的魔方。

它扭转着每一个方格，使整个宇宙中的一切都变得寂静而伤感。

假如悲伤可以在最后开出伶仃的花朵，假若落日在最终也关上了沉重的门。

那么，芦苇丛里传出来的歌声是否也会被燃烧出崭新的旋律。

曾经的阴影被涂抹上了纯白的荒凉。

曾经的年少的清俊的你也再旷野的中央弹奏起无人懂得的诗篇。

谁能借给我从前。

谁能让我改写过往。

在有你存在过的那个喧嚣的夏天。

--如果可以，我们就做这个宇宙中的两只萤火虫吧。

--就算那么渺小，就算那么微不足道，可是我还是只想和你两个人，带着一身微小的光亮，微小的飞向未知的国度。

--呐，就是那样虚妄但却明亮的光亮。

注：以上这小段文字均排在每章黑白色图的后面，独占1P，以后每章皆如此

如果这是一个没有你的世界，那么我的存在是否也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时光总是会在一切结束之后逆转成红色的泪痕，黑暗就像是潮水一般吞噬掉了宇宙中所有的声息。也包括你的声音，以及你的笑容。呐，你终究还是会长大吧，成为头戴王冠的国王，然后永远的离开我的身边，离开我的视线，去寻找可以拥戴你的城墙与国度。

--摘自简澄语录

【一】

十六岁的简澄接到市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正是距离暑假结束还剩半星期里的一个阴天。昨晚电视里的天气预报说今天会有暴风雨，风力4级。简澄拿着通知书往家中走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急速旋转的风向吹在自己脸颊上的生疼，或是空中被卷起来抛到半空中拼命翻腾的几只白色塑料袋的响动声音。

远远的天边尽头低鸣着震压耳膜的雷声。

手里面紧紧攥着的是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的一角。起初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事--凭简澄的成绩也能考入那所重点学校。班主任在看到成绩榜单的时候几乎连眼睛都要吓得抖出来，还打电话到校长室连问了好多遍"这是真的么，不会是把名字搞错了吧，或者有同名同姓的……"。更别提班级里的同学了。特别是总和简澄溺在一起的死党外加损友几乎是又不屑又羡慕地瞪着简澄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蹦出一句"哼……神气什么，一定是你在考场作弊成功了吧"，话尾满是不甘心的气愤。

也难怪朋友会对简澄有这样的愤慨，因为对方考上的只是当地的普通高中，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下三滥的学校。但是，说"作弊"也未免太过分一点了吧。

简澄抿了抿嘴角，心里想着，如果爸爸和妈妈知道了这个消息，会不会高兴的当场哭出来呢。毕竟两个人也为了她的学业操心透顶。

抬起头的时候，就看到了灰色的天空中流淌而过的灰色云朵。大片大片的从眼前滚了过去。

到家后，简澄透过门便听见了争执声。一旁楼梯上正好有人上下，朝女生这里探过头来露出一副"怎么啦，屋里在吵架么"的表情，简澄握着门把尴尬地不知该不该打开。

她皱紧眉头咬住嘴唇，手指不觉地捏紧了录取通知书的一角。

父母从前争吵的原因，多半是因为简澄的学习成绩的问题。那么，现在，是不是只要她走进去告诉父母自己考上了重点高中，两个人的争吵便会永远的停止了呢?

第22节：阡陌·樱花祭(2)

显而，并不是的。

站在门外可以清楚的听到两个人超级的原因似乎是更为严重的事情。

简澄的心沉下去，终于推开门走进客厅，然后将录取通知书放到桌子上面去卫生间洗手。

"--回来了也不知道叫声人，你看看你女儿，整天闷着张脸像谁欠了她几百万似的，连她也要摆脸色给我看，我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孩子……哼，可真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啊。"爸爸愤怒的将话音故意挑得很高。

"你东拉西扯什么啊，我看你你根本就是做贼心虚，好端端的我怎么就不觉得小澄摆脸色给谁看了。"妈妈的语气也是非常的强硬。

"好，好，你们母女同心，我说不过你行了吧，我也懒得和你说这些。我们把话说回来，说好了的小澄和房子都归你，可协议上写的那七万块钱呢？白纸黑字写得明白清楚，别磨磨蹭蹭的，那七万块钱你怎么还不给我？"

"你还好意思问我要钱，你究竟有没有一点做爸爸的责任心啊？你怎么不想想这么多年来你都为小澄做过什么，就你那点儿工资还不够给小澄买件贵点儿的衣服，整个家还不全都是靠我一个人撑起来的？现在倒好，你还有脸向我要"七万块钱"，你说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你能不能做点儿让我瞧得起的事？就你这种没骨气的男人，谁跟你了谁倒八辈子的霉！"

简澄听到用力的一声砰门生。她急忙从卫生间里伸出头，客厅里已经只剩下妈妈一个人。

"……爸爸呢？"简澄顿了顿又问，"他去哪里？"

"还叫什么爸爸！"母亲似乎仍没有消气，转头朝简澄吼了一句，"他不是你爸爸！"然后将碗筷气冲冲的摆到桌子上面，只是与其

说是"摆"，还不如说是直接"摔"到桌子上的。

"你别再跟爸爸吵架了……"简澄说着便不自觉地将眉头皱起来。

"什么吵架，谁跟他吵架！都和你说别再叫他爸爸了，你听不懂是不是？"

简澄不再做声。坐到椅子上面，开始低下头去闷声喝汤。半晌，抬起头望向妈妈喃声问："……妈，你不吃么？"

"吃吃吃，还吃什么吃，气都气饱了。"说着走过来倒了一杯水喝下去，"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睛嫁给这种男人，受了那么多的苦不说，现在倒好……喔唷，真是造孽。"

"……别生气了。爸爸也许也有什么苦衷。"

"你懂什么啦！他还能有什么苦衷？活得比谁都逍遥快活！"妈妈稍微平静了一下语气，接着将话题转向了自己的女儿，"光顾着和你爸爸吵，你今天不是返校去了么？怎么样？考上哪个学校了，录取通知单也是今天发下来吧？"

"……"女生沉默地抿了一下嘴角，"嗯。发下来了，就放在茶几上面……"

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妈妈横空截断，"行了行了，你还是别说了，等会儿我自己去拿来看吧。唉……除了给我丢脸，你还会干些什么，真不知道考上的会是什么烂学校。"

"我……"简澄张开嘴想要反驳，可是用来反驳的话到了嘴边却又被她硬生生地咽回到了肚子里面。她沉默地扒着碗里的饭，沉吟了半晌之后，她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刚刚听到你和爸爸在吵什么七万块钱的事情--爸爸突然之间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第23节：阡陌·樱花祭(3)

母亲当即怔住。长时间的沉默过去，简澄才再次听到妈妈略微有些哽咽并且充满了嘲讽意味的声音："--告诉你也没什么，反正早晚你都是要知道的。"

"唔……是什么？"

"……那是离婚手续费。"

"诶？"

"我和你爸，昨天下午已经办完了离婚手续。你被法院判给了我，你那个爸爸才不会要你去当他的托油瓶。"

"……什么啊，妈妈你是在开玩笑的么？这不是真的吧……根本就没有离婚的原因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们怎么能不顾我的感受就自作主张的……"半晌，简澄才难以置信地皱起眉头，声音也不自觉地颤抖了起来。

"怎么？你以为是因为谁啊？你知不知道--要不是一直以来你的成绩让家里人丢尽了脸，我和你爸也就不会到今天这种地步！我和他总是会因为你的教育问题发生意见分歧，长时间的这样任谁也受不了吧！他背着我在外面养女人有什么办法，谁让你不争气！再加上楼上的那家女的会使手腕，我还能有什么办法你说啊！最可气的是你爸爸他偏偏是和楼上新搬来的那家女人鬼混，兔子都不吃窝边草，他连畜生都不如！"最后她按捺不住扔下一句，"今后你给我争点气行不行，别再让他离婚后还是瞧不起我们母女。"

眼睛泛出红圈的妈妈一下子拉开椅子，转身走去卧室关上了门。

简澄绷直背脊不停地用筷子扒弄着碗里的饭，筷子撞击着碗的内壁发出咔嚓咔嚓的细小而又僵硬的声响。她拼命的将眼睛睁得很大，起码可以不让眼泪掉下来。只可惜还是会有莫名的痛楚在胸腔中连绵的起伏跳跃，就像是窗外的雷声一般闷闷地直抵心脏。

一声连接一声。

"嗡"，"嗡"，"嗡"，"嗡"。

【二】

吵架真的不是什么陌生的词语。

如果真的要说的话，谁的父母没有吵过架，但是吵架之后一定还会和好也并不奇怪。毕竟有俗话说--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简澄一直是这么认为着的，尽管从小时候就会听到父母因为"给你那么多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或是"你少喝点酒行不行啊，家里有多少钱也都被你喝没了"这类的琐碎小事争吵不休，直到几年前的"学习成绩"成为了父母为之吵架的新的导火索。

但是，六岁时的父母之间的争吵与眼下十六的争吵已经全然不同，并且相差甚远。记得六岁之前，妈妈和爸爸吵架之后，爸爸总会在下班时买妈妈爱吃的东西满脸笑容地来哄妈妈开心。可是十六岁时的争吵，却俨然已经演变成了爸爸的摔门而走与妈妈的破口大骂。如此之大的差别，着实令人难以接受。

简澄想起在前一天就已经成为了陌路的父母，心脏就被深深地刺痛。

妈妈是不常哭的人，长这么大以来，简澄几乎从来都没有见到妈妈流泪。在她的记忆里，妈妈一直都是坚强的，隐忍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会咬紧牙关挺过来。只是，今天的妈妈却红了眼眶。虽然简澄说不清这其中的各种原因与情愫。

第24节：阡陌·樱花祭(4)

客厅里白炽灯闪烁着持久的光亮。白寥寥。

简澄走回房间里，整个人重重倒在床上，把脸埋进柔软的枕头里。透过门缝，她隐约还能够看到放在茶几上的录取通知书。尽管只有小小的一角，可毕竟还是看到了。

只有她一个人看到而已。这个时候，便会禁不住在心里埋怨起来，为什么那张录取通知书不早一点出现呢，如果是在昨天出现，或者是在前天出现，只要早一点点出现的话，那么说不定一切都会发生改变。

爸爸和妈妈或许不会离婚。

或者不会从妈妈的口中听到"爸爸在外面有了女人"与"离婚手续费的七万块钱"的这种说法。

可是，她又能有什么办法。总归都是要走到这一步的，已经早预料之中了，虽然来得有些过于突然。

简直用力地闭上眼睛，感觉快要喘不过来气了。

【三】

初中时的学校门外有一条长长的下坡道。走路大约得用上几分钟，到了底才会与马路接壤。所以无论是坡上还是坡下都竖着醒目的提醒"注意安全"的黄色牌子。因为一年前这里的确发生过意外事故，并且造成了人员伤亡。当时在事故现场，据说也曾有警方干预，并隔离的现场，所以一年前的那场事故究竟算不算得上是"意外"也慢慢变成了被众人议论的话题。

从初中毕业了一个半月，仍旧处于暑假时期。浅橘川看见下坡倒依然会有走下山地车来推行的惯性思维。刚刚从学校里将录取通知书取回来，现在，他要去附近的药局买一份东西。

将山地车停在了药局前面，伸手推开店门走了进去。浅橘川半眯着眼睛找到柜台前的店员，走过去向对方淡定地说道："我要一盒验孕

试纸。"

玻璃柜台后的中年阿姨表情有些复杂，眼神从最初的惊诧演变成了最终的微微的嘲讽。她冷漠地低眼从柜台里拿出一盒扔到玻璃柜上面，扬起下巴努了努对面的收银台说："十块钱，去那边付款。"

浅橘川抿紧嘴角，拿着那盒东西朝收银抬走去。付完钱，男生转身推开门的时候，听到身后传来的那一句不冷不热的"……啧啧，现在的孩子呦，这么小就来买那种东西怎么得了，爹妈也不管管"。紧接着又自言自语似的补充上了一句："我看就是想管也管不了啊。"

男生的脚步随着身后嘲讽的声音而变得沉重凝滞。有风吹了过来，将他额前的刘海向后吹去，露出的是缄默而寂静的眼。

也是昨天晚上在房间里听音乐的时候被姐姐悄悄地叫了出去。两个人走到了公寓下面的安静的林荫道上。两旁的路灯在夏末的温度里跳跃着昏黄的光晕。

有微凉的夜风吹过，香樟的叶子在头顶上哗啦哗啦地响动。像是坏掉了开关一般，蝉鸣声不断。姐姐抬手紧了紧浅橘川的衣领，欲言又止的神色，似乎是有什么难以启齿的请求。不过，半晌之后还是说出了口："橘川……这件事情，全家我也只告诉你一个人而已。"

男生困惑地皱着眉头，他盯着姐姐的眼睛长久没说话。做姐姐的也是沉吟了良久才哽咽着喉咙重新开口，说："那个……"

第25节：阡陌·樱花祭(5)

"怎么了？"男生抬起眉头不解地问。

隐约能够察觉得到，应该是不能够被妈妈知道的事情才对。

"明天你可不可以去帮我买个东西。"

"嗯。"浅橘川问，"买什么？"

"……"做姐姐的抬起脸，谨慎地斟酌着弟弟脸上的表情，终于含紧下巴僵硬地说："……验孕试纸--"

仿佛是在那一刻，头顶上飞过了一只无声扇动着翅膀的鸟。留下的是坠机般尖锐而又刺耳的鸟鸣。香樟树的枝桠向着天空的尽头疯狂的延伸，像是要将面前的空气划出一道笔直的口刀口。

树影斑驳。男生感觉自己的太阳穴在突突地跳动，撕裂一般的细小阵痛，血管里的血液在缓慢地流淌，似乎是爬进了一只不停地扭动着身躯的不知名的肮脏小虫。

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只有时间像是电影镜头一般从身边恍惚地晃过去。

"是谁干的？"浅橘川轻微叹出口气，拼命按耐住胸腔中强烈的愤怒。

"……"

"--是谁干的？！"却还是忍不住在姐姐的沉默中全部爆发出来。

"……"

"姐姐，拜托你说出来吧。"浅橘川用一种几乎濒临绝望的语气哀求起来，"算我拜托你……起码……起码振作一下，别这样继续作践自己了行不行？"

行不行。

真的。行不行。

一直以来，他都是只关心与自己有关的事情。好比感情深厚的姐姐，好比数学的分数。但其他的，好比父亲经常彻夜不归，好比母亲

又将哪个男人带回到了家里，那些都属于成人的世界，浅橘川不觉得自己有揽在身上去陪同他们一起头疼的义务。他能做到的就只是将姐姐偷偷塞给他的零用钱存起来，然后在姐姐生日的时候买她一直喜欢却又舍不得穿到身上的衣服。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又要怎样解释呢?

原来那些电视剧里面演的真的不是乱说，因为家境贫困所以被迫到在舞厅工作，为了小费可以陪陌生的男人上床，然后莫名其妙的搞大肚子。这些都发生在了他的身边。最后会面露难色的将自己拉出房间，结句是"可不可以帮我买验孕试纸。"

真是滑稽得够荒唐的了。

浅橘川不禁在心中自嘲的冷笑出来，嘴角边泛起的却是厚重的血腥气味与晦涩的悲伤。眼眶里堆积起了大片的浓雾，转瞬便模糊了视界。

【四】

从药局走出来，路途变成迎着日光，夕阳染出层次的紫和红。浅橘川抬腿跨上山地车，朝着黄昏苍茫的暮色里骑去。

车轮飞速旋转的声音嗡嗡嗡地翻滚在炎热的空气中。

光线很快就消失在马路的四周。

到家后，男生掏出钥匙打开门走了进去。站在客厅里，透过斜对角的母亲的房门便听见了里面传出来的悉簌声以及陌生男人的嬉笑声。

浅橘川停顿了片刻，望了一眼母亲紧关着的房门随后转身走向了姐姐的房间。

没有敲门的习惯。房间里，姐姐正在偷偷地剥着橘子吃，满满的一塑料袋的橙色橘子。

第26节：阡陌·樱花祭(6)

空气中充溢着橘子皮的酸苦味道，男生垂下眼睛皱了皱眉头，抬起手，将一个盒子扔到了床上："给，你要的。"

做姐姐的急忙抬起手背擦了擦嘴角，放下手中的橘子，腾出手，将那盒验孕试纸拿过来藏到裙子的口袋里。轻微地扯动唇线看向男生："……谢谢。"

"……你打算怎么办？"瞥了一眼塑料袋里的橘子，眉头便皱得更加的紧。

"……啊。"姐姐犹豫着，抬起头时便撞到了弟弟的目光，"橘川……我需要时间考虑。"

"时间是么。"浅橘川的语气是波澜不惊的平静，下句是，"至少--让我知道那个人是谁。"

"抱歉，我不能够。"

"不能够？"

"因为……我并不想成为将自己的弟弟变成杀人犯的角色。" 做姐姐的苦笑起来。眼角与眉梢流露而出的是满满的无奈与悲伤。

"那就不要做出会使我成为杀人犯的事情啊。"男生的喉咙不停地反复哽咽，于是声音才会显得晦涩不清。

"……对不起。"

浅橘川咬紧牙，他望着姐姐为难的表情："不要再说对不起了，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永远都不会是你。"说完，便抬起脚准备走出去。

"橘川。"做姐姐的略微犹豫地喊住了弟弟。

"……什么。"

"妈妈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嗯？"

"我是指她准备再婚的事情。"做姐姐的继续喃声说下去，"爸爸现在不知去向，妈妈又和楼下邻居家的男人不清不白，昨天，又提出了

那样的要求，说是要和对方再婚……我总觉得那样做不是很好，毕竟，妈妈不应该去破坏别人的家庭……"

"我不会干涉，做什么都是她的自由。"浅橘川抬头看着天色，而接下来的那一句话便被窗外的上空滚过的隐隐躁动声所淹没，"……但是，我也不会同意她再婚的想法。"

走出姐姐的房间，将门带上，浅橘川在一片黑暗中伸手摸到了灯的开关，按下去，然后面露疲惫地坐到餐桌旁的椅子上。刚刚坐下，门铃的声音突然急迫的响了起来。满心困惑的浅橘川从椅子上面站起身，略微皱起眉，心想着"已经这么晚了，究竟会是谁"的走到门口。也忘记了事先透过门镜去看走道里的人，因为从来都没有养成过这样的习惯。而是径直地将防盗门打开，接着便看到了像尊雕塑一般全身绷得紧紧的站在自己面前的陌生女生。

女生的头压得很低，发丝从她的额前滑落下来遮住了视线，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能隐约地看到她有着倔强的唇线以及白皙的几近透明的耳廓。

两个人沉默地面对着彼此。谁都没有先开口。

"……"良久的沉寂过后，是女生略微有些僵硬的声音在走廊中响起："我爸爸在这里吧。"

"什么？"浅橘川听不明白地皱起眉，"……你爸爸？"

"嗯。"

"不好意思，我想你可能是搞错了。"自己的爸爸不看好，跑到他的家门口来问什么呢。更何况，他根本就不认识她。说着，便不怎么耐烦地要将门关上。

第27节：阡陌·樱花祭(7)

女生抬起头，满是泪痕的脸颊在走廊里的声控灯的照耀下显得格外苍白，她直直地盯着面前的男生，毫不犹豫地问道："你们家是一个月前搬过来的，对么？"没有自我介绍，也没有尊敬的"请问"两字，这样生硬的话语从女生的口中丢出来，在男生听来是多多少少有些刺耳的。

"……嗯。"浅橘川应声。她的确没有说错。

"还有，你们家是姓"浅"的对不对？"

"……没错。"的确也是非常少见的姓氏。

"那么便是了。"女生睁圆了红肿的眼睛，似乎在拼命不让自己的泪水流出来，只是声音仍旧是那样的执拗且坚定，"所以我说，请把我爸爸还给我。"

"嗯？"

"不，应该是说，请让你的妈妈把我的爸爸还给我们家。"女生说，"这么说的话，你应该能够明白了吧。"

低沉的雷声从走廊的窗外滚过去。玻璃隔断了声响，所以只能够听到极其微弱的一部分。

但不知是从哪里吹过来一阵风，将玻璃窗刮开，随之涌进走廊里的便是如同飞机坠落一般的巨大轰鸣声。

雷的声音。轰隆轰隆地从两个人的耳膜深处碾了过去，然后消失在了黑暗的尽头。

【五】

"我就知道你会考上是所有人意料之中的事情！"

"我可不认为我在考前加时课上付出的辛苦会比你的少。"司琴野在不经意间皱起眉头。

戚弦却不在意男生的表情既而继续说下去："诶诶，谁知道呢，我可是拼了老命的啃书啃了半年多才考上市重点高中的，不过我却从来

都没见你怎么用功读书……嗯，我知道，这些我全部都知道，说到底来，你是你们班的班长嘛！又是全市的著名优秀三好生！令人好生羡慕啊！"

"你怎么搞的，完全不知道你究竟想要说些什么，莫名其妙的语气……这根本没什么可让你生气的吧。"

"哼。"戚弦望着手中的录取通知书，不满地眯着眼睛斜视走在自己身旁的男生，终于不甘心地长叹出一口气，"我当然不会生你的气，喂喂，我干吗要生你的气？只是刚刚去办公室里取通知书的时候，班主任望着我的那种鄙夷眼神令我非常不爽就是了，我不过是在抱怨而已--"

"……哦，是么。"

"难道她真的认为我是作弊才考上的？难道我在你们的眼里真的不具备考上那所高中的实力？真的吗？不是吧？"

"唔，原来你有这个自觉啊。"

"你……你分明是在挑衅！"气得连舌头都开始打结了，"怎么，你是想打架吗？来呀来呀，有本事来和我单挑啊优等生！"

"算了吧。今天约你一起来回学校领取录取通知书真的是个错误的决定。"男生无力地叹出口气。

司琴野最近头疼的事确实不少，暑假的时间在一天一天的减少，后天便是市重点高中的开学日期。正因是市重点，所以会比其他的高中提早开学半个月。虽然学业对他来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可父母的期望过高着实令他感到了无法言语的压力。每天的说教都使他觉得烦闷不堪，却又要装出一副言听顺从的表情来。

第28节：阡陌·樱花祭(8)

有种快溺水了的感觉。

烦死了。

不知不觉之间便捏紧了手中的录取通知书。正这么想着的时候，戚弦靠过来，将胳膊搭到男生的肩上没什么精神地叹出口气，"诶，等下你要去哪里？千万别跟我说是要回家。"

司琴野只侧眼看着他，脸上并没有多余的表情。

"喂，说话啊？不然去吃饭吧，我饿了，你请我。"

"改天吧，今天晚上我还有事。"

"能有什么事比填饱肚子更加重要啊！大不了我请你啦！"

"葬礼。"

"……嗯？"

"今晚，我要去参加葬礼。"顿了顿之后又解释性地加以说明，"是我爸爸世交的岳丈去世了，但是因为我爸爸在出差，所以由我和妈妈代表爸爸去参加。"

"哦……是么，葬礼啊。"戚弦的眼神顿时变得严肃起来，他谨慎地斟酌着司琴野的表情变化，有些尴尬地扯了扯嘴角讪笑着说，"那个……我说，你还好吧？去那种地方……没关系么--"

"嗯？"

司琴野怔一下，随后反应过来明白了戚弦话中的暗指，于是抿紧嘴唇含了含下巴，声音是略微混沌的沙哑，"没关系。"

"已经不要紧了。"紧接着补充道。

"……真的？"

"是啊。"尾音落下的时候，坠落到地面上的是隐隐的不易被察觉出的淡淡的忧伤与深沉的落寞。转瞬即逝。

两个人在校门口告别时，戚弦作风豪迈地朝司琴野的肩膀捶了一拳，末了用力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去葬礼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胡思乱

想，听到了没？"

司琴野垂着眼睛冷笑戚弦的动作与语调实在有些肉麻。

"不管怎样，那件事情在一年前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所以……你就让它尽情的结束好了！学会去放开，就像我一样！况且等到后天进入了高中的校园，你就会发现有更多的漂亮妹妹在等待着你的发现！"说到最后还两眼放光了起来。

"……罗嗦，我看是你想要去等待那些漂亮妹妹的发现吧，你这个"萝莉控"。"

"你说谁是"萝莉控"？你才"萝莉控"！你还"御宅族"咧！"腹黑男"咧！"好像被一句"箩莉控"刺激到，所以瞪圆了眼睛的男生噼里啪啦的喊出了无数夸张的名称。

司琴野虽然心里有些无力，可还是在看到戚弦的各种有趣表情时忍不住笑了出来。

昏黄的夕阳在头顶的天空上蔓延出奇异的轨道。

同戚弦告别。司琴野将录取通知书折了几折，直到折成了合适的大小之后才放进了裤子的口袋里面。抬起左手腕看了看手表的时间，还算充足。

他垂下眼睛，从口袋里面摸出银色的耳机塞到了耳朵里面。将歌曲调到Leann Rimes的《How Do I Live》。然后抬起头，穿过马路与人群，继续向前方走下去。

耳膜里回响着的是音乐嘈杂的声音，震撼着耳腔的神经，轰轰的压迫感。微微睁开眼，风吹过来，将他的刘海掠到眼前，隐约遮住了视线。

歌里在唱--

--How do I get through the night without you。

第29节：阡陌·樱花祭(9)

--If you ever leave。

--Baby you would take away everything real in my life。

只是想要一直走下去。找到一条永远都不会存在尽头的路，找到一条可以重新看到你的面容的路。

【六】

傍晚的葬礼上，司琴野遇见了时茉茉。

因为是父亲世交的岳丈的追悼会，而父亲又恰巧在外出差，所以司琴野才会答应母亲一起出席，算是顶替父亲。父亲的世交姓南，在市内属于一层社会的上流人物，司琴野称呼他为南叔叔，不过，见面的次数倒也不是很多。具体的也并不算了解，知道对方有一个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儿，是叫做南小舒。小的时候曾经在一起玩耍过，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见面也就多了许多的拘谨。

听说是因为她和自己的外公感情不佳，再且是她不喜欢参加葬礼，所以当晚她并没有来参加自己外公的追悼会。后半段的这些都是母亲告诉的。

"是该说任性呢，还是该说冷漠呢，或者……是无情才对。"听完之后，司琴野不禁讽刺性地上扬起了嘴角。

做妈妈的望了一眼站在灵位旁面色沉重的南先生和南太太，转过头来轻轻地拉了拉自己儿子的衣角，"嘘--琴野，小声一点儿，你这孩子真是的，不要管别人家的事情--"

"那些不是妈妈你告诉我的么。"司琴野抬着下巴看向母亲，"而且我根本没有打算去管，这些和我根本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你这孩子。"做母亲的随即露出"真是的"的表情，"什么有关系没关系的，不要把话说的那么难听，知道吗？"

"……嗯。"

真的。

真的与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也不需要去在乎。只是发表一下内心的感慨，仅此而已。况且，他是那种只关心与自己有关的事情的人。所以，就算是表面是应允了母亲，可心里还是会执意的认为哪些是有自己有关的事情，哪些是无论如何自己也不会去插手的事情。

当追悼会告一段落的时候，部分人群被安排到附近的饭店里面进餐。面对这个庞大的家族的追悼会，司琴野丝毫都感觉不到像从前的葬礼上的那般凄切场面。并不是什么萧条的画面，南家众多的亲戚们似乎只是把一切当成是一场久违的聚会场所。在饭厅里的时候，就频频地听到"哎呀哎呀，你家孩子是一流大学毕业的，应该出国去深造嘛"或者"你现在这个单位的月薪是不是比从前的那个高了很多啊，也介绍我去面试看看嘛"之类的话题，甚至一直延续到了饭店后面的陵园里，始终都没有停顿。

陵园里是一片荒芜而又开阔的视野。夕阳远远地挂在天的那一边，玻璃的棺木被列摆在一块空旷的草地上。黄昏的风吹过脸颊，人群穿着的黑色的丧服在满天红霞的映衬下越发影影绰绰。

有来悼念的宾客用白色的手绢擦着眼角，慢慢地走到棺木旁将手中的百合花放上去，以此来表示内心的悲切与对死者的尊重。母亲也表情凝重地将手中的百合放了过去。司琴野转过头去，身旁的人们还在继续聊天，只是将话题变换了。似乎是在说着棺木里躺着的老人："诶，你说可怜不可怜，他活着的时候真孤独，儿女都不在身边，老伴又去的早，好不容易碰到了外孙女考上了重点高中，孩子们都借此机会聚到了一起……可是偏偏却又发生了这种事情。"

第30节：阡陌·樱花祭(10)

有人小声地询问道："是病？可是家里那么有钱……总归应该治得好的吧。"

"是突发性心脏衰竭，这就跟发生交通事故是一样的意外，谁都没有办法事先预料会发生的死亡。"说着说着，声音便也随之沉重下来，眼神也变得充满了无奈，叹出口气继续说下去，"唉……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容易，生得不容易，死却是很快速的事情啊。"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容易。

--生得不容易。

--死是很快速的事情。

在听到这些话的瞬间，司琴野的眼神顿时莫名的黯淡了下来。恍惚中，眼前晃过去的是一个纤柔的身影，他紧紧地皱眉，嘴角蓦地抿到僵硬。

这个时候不知是谁从他的身边走了过去，口袋里的一枚硬币突然掉在地上。那样一声细小的"叮"--司琴野随着耳边传来的声响而重新抬起眼。站在他面前俯身将硬币拾起来的那个身影捕捉住了他的视线。

他无意识地向前迈出半步去看对方的侧脸。

黄昏的光暧昧到忧伤，萦绕在指间与唇边的满是模糊的温暖。空气中浮荡沉落着百合的辛香。

他的面前，时茉茉站在那里。

黑色的长裙，披散到腰间的长发，架在鼻梁上的黑框的眼镜，线条柔和的轮廓被血色的光晕渐渐地勾勒至清晰。他同她靠得是那样的近，仿佛可以感受到她白皙的脖颈所传来的热度。夕阳的光芒照耀在她纤瘦柔和的肩线上，连她几近透明的耳廓都在微微发暖，亮得晃眼。

从脖颈到肩膀，那是一条非常完美而温暖的纹路。

是在那一瞬间，司琴野不自觉地深深吸气，胸腔内的心脏加快的跳动的频率。他以为自己再次见到了她。见到了时夏夏。

【七】

昏黄的夕阳的光凝结在天空的尽头。照耀着地面，形成了大块大块的血色一般的瑰丽。

傍晚戚弦回到家，妈妈迎上来告诉他刚才有一个男生打来电话，说是戚弦的同学，但是因为戚弦不在，所以是什么事情也没有说。戚弦一边换下衣服，一边套上家用T恤对妈妈说"哦哦，我知道了"。然后走向电话旁边去翻查最新来电号码。

在看到最新来电的号码的那一刻，戚弦一怔，根本来不及去想些其它的什么就迅速地按下了重拨键。长时间的"嘟嘟"的忙音在耳边回响，男生把电话夹在下巴和肩膀间，手指焦急地敲打着茶几的透明玻璃。当那边终于响起"喂，请问找哪位"的应答声，他便开口说：

"哦，那个……我找浅橘川。"

"什么？"对方似乎没有听清楚。

"嗯？"戚弦只好又重复了一遍，"我找浅橘川。可不可以让他来听？"

"……你是？"

"哦，我的名字是戚弦，我是他的初中同学。"

"请问你找橘川有什么事情么？"

"诶？"戚弦怔了怔，换手握过话筒，"……他不在么？"或者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譬如说是正在洗澡啊，不然就是在厕所里。

"不，他在的。"奇异的一阵沉寂之后，"可是……他现在的心情很差，大概没有办法来听你的电话。我是他的姐姐，有什么事情可以对我说，我会帮忙转达给他。"

第31节：阡陌·樱花祭(11)

"……"戚弦有一秒钟的愣神，反应过来之后急忙问，"虽然这么问似乎有些冒昧，可他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么？所以才会心情不好--"

"……也没什么的，"对方说，"只不过是我们家的家庭琐事而已。"

"哦……这样么。呃，其实我是刚刚看到有他的号码打过来，所以想要问问是什么事情的，如果不方便的话就算了，我明天再打来就好。"

"……嗯。麻烦你了。"

戚弦搓了搓鼻子，在意识到对方要挂断电话前又急忙喊住，"啊，抱歉请等一下，差点忘记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诶？"

"是这样的，那个……浅橘川的录取通知书目前在我这里，因为今天是返校日，但是他没有去吧？而且在班级里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所以老师就要我把录取通知书带回来转交给他。"

"录取通知书？"

"是的，是市重点高中的通知书。"

浅橘川的姐姐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似乎非常的高兴。她在电话里说了很多遍"谢谢你，非常谢谢你"，戚弦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可以被道谢的事情，只好一边嘿嘿的傻笑着一边不停地搓着鼻子。那是他的惯性动作。电话打完，坐在沙发里看电视的妈妈转回头问"和谁煲电话粥煲了那么久"，戚弦想了想，最后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对妈妈说："妈，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诶？你又要去哪里啊？"

一边提上球鞋一边朝客厅里喊道："去我同学那里--"

【八】

四周的光渐渐地暗了下来。

戚弦穿梭在人群拥挤的斑马线之间。自从中考之后，差不多已经有一个月都没有见到对方了。连通电话都没有，仿佛突然之间成了失踪人口。所以今天在看到他电话的那一刻难免会有些激动，毕竟是同班里关系最好的朋友。心里想着就算浅橘川的心情很不好，但是看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就一定会把不开心的事情全部忘记的吧。

不管是多么烦心的事。

戚弦抬起头，望着闪烁在眼前的刺眼的红灯。

一秒。两秒。三秒。四秒。五秒六秒七秒……最后终于变成了绿色。

【九】

夜色四合，迷离的灯光在跳跃。

夏夜的晚透露着微薄的凉。十字路口两辆专门贩卖烤山芋的推车。路灯在明明灭灭的闪烁着昏黄的光。路边有几只脏兮兮的流浪猫踏过。偶尔会有一只突然从垃圾筒上跳下来冲到道路中央，用一种诡异而又充满了警惕并且泛着兽性的绿光的猫瞳注视着黑暗的尽头。

有一群鸽子呼啦飞过楼顶上狭窄的一小片天空。

远处似乎传来汽笛声。

以酒吧、PUB而闻名的市中心皇苏路上，著名的MEORY酒吧内，颓靡的电子音乐在轰鸣，人群挤在舞池中摇摆甩头，烟雾缭绕，妖冶的球状转灯在头顶上闪烁着刺眼的光亮，黑啤在玻璃被中溅出大团大团的泡沫。烟酒的腐烂气息在周身的空气中弥漫延伸，朋克的音乐钻进耳膜深处，针扎般的嗡嗡地发痛。

第32节：阡陌·樱花祭(12)

到处都溢满了甜腻的粘稠味道。

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可以咝咝的吸呐所有生命时间的黑洞。

南小舒左手夹着烟，右手提着小瓶的黑啤，眼神迷离地窝在角落的沙发里。她穿着红得仿佛可以滴出血来的紧身小T恤，露出肚脐，胸前印着一只黑色的蝴蝶，似乎即将展开翅膀，振动欲飞。迷你牛仔裙下的两条修长白皙的长腿被晃眼的银色靴子包裹住，并且在随着摇滚音乐的节奏来回踢着拍子。

女生的脸如同微醺的蔷薇，长长的浓密的睫毛在白皙的脸颊上洒出了脆弱而又妖娆的阴影，浓妆掩盖住了她的年龄。

她一个人坐在那里。

从几个小时前就一直是。

舞池中的几个打扮得怪异的金发少年早已注意到了她。相互对视一眼，坏笑着挑起眉，便拎着一打黑啤放到玻璃茶几上，然后蹭到她的身旁坐下来。打头的男生戴着骷髅耳环，斜眯着眼上下打量南小舒，扯动嘴角笑出来，说："嗨，美女，一个人么？"

南小舒懒散地侧过脸去，声音里充溢着浓厚的醉意："……你们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们……给我滚开。"

男生却嬉皮笑脸地耸了耸肩膀，用牙齿咬开一瓶黑啤，"虽然有个性是件好事，不过也不要这么凶嘛美女。反正你也是一个人，不如我们来陪陪你如何？"

"再说一遍……给我滚。"不耐烦的重复，南小舒伸手将男生推开。

"好吧好吧，如果你能将这一打黑啤全部喝光的话，我们立刻就"滚"。"顿了顿又说道："或者……你希望我们就这样一直陪你坐在这里呢？"

"……"

"怎么样？不管选哪个你都是没有损失的哦。"

南小舒嫌恶的皱起眉头。她感觉自己正身处一片荆棘的丛莽里，身边的面孔全部都是扭曲的树木与狰狞的吼叫。一种强烈的压抑感在瞬间便侵蚀了她的胸腔。她咬紧牙，忽然伸出手抢过男生手中的黑啤，仰起头便咕咚咕咚的喝了下去。

"哇哦！美女果然就是爽快！"身旁的男生们噢噢地拍起手来。

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五瓶……一直到了第八瓶。南小舒终于忍不住捂着嘴巴剧烈的呕吐个不停。

"喂喂，美女……你还OK吧？"男生不怀好意的去拍她的肩膀。

南小舒扶着桌子的一角，紧皱着眉，眼神开始有些涣散，嘴巴里面却反复地嘟囔着："……什么家人？爸爸还是妈妈的……全部都是骗人的……见他的鬼去吧--"

"都只是顾着争遗产……争的就只有钱而已！假惺惺的眼泪有什么屁用……根本没人去真的在意……大家都一定在暗暗的高兴--"

"冷冰冰……全部都是骗人的鬼话！亏我还认为都是我的错！简直恶心死了！……我还要喝！给我酒！我还要继续喝！是怕我付不起钱吗？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这么几个破钱我才不稀罕……快点给我酒啊……"

戴着骷髅耳环的男生试探性地把手放到她白皙的锁骨上，再一路摸到她的面颊，女生没有任何的反抗，连警惕的眼神都变化成了烂醉的涣散。

第33节：阡陌·樱花祭(13)

南小舒已经完全醉了。

戴着骷髅耳环的男生朝同伴们使了一个眼色，几个男生便露出鬼祟的表情将南小舒扶出了酒吧大门。

路灯将黑暗戳出口子，照亮的是很小的一个范围。

香樟树的树影在地面上婆娑的晃动，晃在了小巷里的墙壁上，形成了鬼魅缭乱的影影绰绰。偶尔有一两片树叶从灯光里飞过，然后被夜风吹进无尽的黑暗里。临近深夜8点，街道上的行人车辆依旧匆匆碌碌。

路边一条堆满了垃圾杂物的漆黑的小巷里，男生们粗鲁地将南小舒按在潮湿灰暗的墙壁上面，慌乱地撕扯着她的衣服与裙子。依然处于醉酒状态的南小舒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她只是感觉自己的头沉重得昏沉，然而就在男生的手指覆上她的脖颈上的时候，她感到了刺骨的痛，是对方中指的戒指上的棱角。她猛地睁开眼睛，皱着眉头倒吸一口凉气，惊慌地注视着面前的男生："……你们在做什么？"

戴着骷髅耳环的男生快速地紧紧扪住她的嘴，压低声音威胁道："别出声，乖，马上就结束了……"

恐惧在一瞬间便窒息般的在南小舒的胸腔内叫嚣起来，她拼命地挣扎着，在男生们的压制中不停地踢腿，发出惊恐不安的"呜呜"声，密布在皮肤下的纤细血管早已乱了阵脚，仿佛在刹那间便会爆炸开来。慌乱之中，她踢倒了旁边的一个垃圾箱，里面的杂物果皮哗啦哗啦地掉到了地面上。

一个男生在小巷的外面停了下来，他听到了里面传出来的异动的声音。疑惑地转过脸来，小巷里一个小小的角度里突然切出扇形的昏黄色暖光，照在了男生的面廓上。

--是刚好从浅橘川家中回来，途径于此的戚弦。

【十】

男生拉着女生的手几乎是疯狂般地往前跑。提包的皮带胡乱地缠绕在手上，在小巷的石墙上撞来撞去。

身手是对方哀号喊叫的声音，不过已经被渐渐地落了下去，唯一听清楚的一句是"妈的有种你们打了人也别跑！"

昏暗的小巷里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戚弦拽着女生本能地往前跑着，起伏在周身的全部都是他急促且慌乱的呼吸声。隐约夹杂着的是莫名的恐惧。

冲楼巷口的时候，剧烈的路灯的光芒突然从头笼罩下来。

几乎要使命一样的刺痛感。拉扯着视网膜，投下纷繁复杂的各种白盲盲的影子。抬起头去看，清晰的夜空中的闪烁着的星星，泄进眼睛来。

站立在喧嚣的人群街道上，戚弦感觉自己渐渐地恢复了心跳。

"喂，你没事……"回过神之后，便赶忙转过头去询问身旁的女生。

没有等到男生将话说完，女生的手掌便直直地扬到他的脸上，真真正正地"打"断了他的话。戚弦重新抬直起头后，一个清晰的红印在眨眼之内就浮现出来。

当声音的最后一息消失在空气里。

戚弦怔怔地望着眼前的女生，气愤地皱起眉头，忽然就感到莫名其妙的不满的大声吼起来："你……你干嘛打人啊？我好心救了你，就算你不说谢谢你也不用这样吧？你有毛病是不是？"

第34节：阡陌·樱花祭(14)

女生抓过男生手里的皮包，甩起来就朝男生的肩上砸过去，并且还歇斯底里的丢出一句："谁要你多管闲事，我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人来帮助我！"

"喂喂！够了吧你！"戚弦的话语的调子里有些愤怒，他用力地将女生推开，"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是一个疯子……你是不是出门忘记吃药了啊？见鬼，我怎么会去充当英雄救这种神经病--"

戚弦转过身，一边不爽地揉着自己被打痛的左脸，一边在心里咒骂着"倒霉"，"该死"，"真不该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种好心没好报的事情"之类的饱含怨念的台词，突然觉得自己的衣服下摆被人从后面拉住了。

低下头回去看，女生的手正死死地拉着自己的衣角，苍白的手指由于太过用力已经有点发抖了。

"……你不要走。"女生把头低下去，戚弦只能看到她头顶露出来的一小块白色的头皮。

"哈？"没有听清楚，"……你到底在搞什么啊？"于是转回身去，不怎么高兴地半眯起眼睛打量着女生。刚刚打了人，现在却又拉住了他的衣服，这女生究竟是想要做什么？不由地，戚弦便警惕的想要向后退步。

女生没有说话，只是更加用力地抓住了男生的衣服。

被手指抓紧的褶皱，顺着衣服的质料往上延伸出两三条更加细小的纹路。而紧接着令戚弦更加难以置信的是面前的陌生女生突然就发出了难以抑制的啜泣声，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就如同是一只被主人遗弃掉的猫。

"……喂……我说……"面对着突然打了自己，又突然在自己的面前不停流泪的女生，戚弦一时之间只觉得语塞，他不知所措地抓了抓头发，露出了尴尬的无奈表情。

已经完全搞不懂状况了。

从未遇到过的女生类型。

马路对面的CD店里放着Craig David的《Don"t Love You No More》，"For all the years that I"ve known you baby，I can"t figure out the reason why lately，You"ve been acting so cold。"

而马路的这一边，脸颊上挂着残妆的女生流着泪水，突然缓缓地张开手臂抱住了男生的腰。而男生却慌乱地皱着眉头，一次又一次地推开她，按住她的肩膀，不停地和她说些什么。女生却不管不顾，幼兽一般痛哭起来硬是朝男生的怀里撞去，她伸长手臂踮起脚尖挂在男生的脖颈里。她不说话，眼泪大颗大颗地滴落到他的衣襟上。

在路人眼里，这一幕就像是在因吵架而僵持着的恋人。女生窝在男生的怀里不停地哭泣，而男生最终也妥协似的任由女生抱着自己。

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在交错着闪烁。斑马线在浑浊的夜色中变得温柔而又悲伤。

女生的双手环抱在戚弦的腰际，再没有松开。

仿佛是抓住了一根可以拯救自己的救命稻草，能够在溺水的她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戚弦心如鹿撞地拼命控制自己的思维，他恍惚中低头看过去。视界里，柔软地埋在自己胸前的，被染成褐色的长发和露出白皙肩膀的紧身T恤，以及那些在胸腔前不断跳动着的清晰的温度。

第35节：阡陌·樱花祭(15)

不知什么时候起马路对面的CD店响起了轻微的音乐声，但由于是原版英文歌所以听不懂其中太多的词意。

但现在身处的情况并不是考虑"原版英文歌"和"歌曲大概词意"的时候。

十六年来第一次遭遇这样的情况，并且听见自己心跳如雷的戚弦就这样如同凝固了一般，任由被自己从不良少年手中救下的陌生的女生抱住，甚至连动一下都不敢。

只是因为对方的那几句求救般的哭诉。

--我的外公死了。

--所以你不要走。

--求求你了，暂时就保持这样，暂时先不要离开。

也是在那之后，知道了自己见义勇为救下的女生的名字叫做南小舒，以及她之所以会"做出失态的举动"的前因后果。

【十一】

是非常重要的外公啊。

南小舒收到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的当天，冷清了多年的家族在一夜之间热闹非凡。只是七十出头的外公因为着实高兴所以喝多了酒，所以突然因酒精而致使了心脏病发，还没有等到救护车赶来就已经发现外公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然而亲戚们聚到一起时却都是在讨论着关于"遗产"分配的问题。连自己的父母也不例外。南小舒能够做到的就只是在紧张的事态边沉默不语，确认一个"原来如此"的过程。

原来如此。

真的是原来如此。

原来那些电视剧里面演的东西真的不是在乱说，家族里没有人因外公的死而真正的悲伤，只是虚假的哀号几声，只是为了做出假惺惺的模样。然后是翻脸，争夺，不顾血缘羁绊，不顾亲戚维系，更加不

会在乎什么血浓于水，而是在医院里大声地争吵起来，气愤的结句是"不然就上法院啊！"

南小舒冷冷地勾动嘴角。可是很快地，又下垂成不甘的悲伤，之后便再也找不到平衡。

--呐，其实，全部都是她的错吧。

--如果没有收到那张录取通知书的话，一切就都不会发生改变了。所以，都是她的错。都是她的。

--但是，承认了错误，外公就会回来了么。真是荒谬，全部都是这么的荒谬。

【十二】

陵园外的休息室门口有一盏很亮的灯泡。

明亮的光线甚至让人在望到它的那一刻必须眯起眼睛。

地面的影子在强光下变得浓重而又深沉，像凝聚起来的大摊大摊的墨水。

夜航的飞机，闪动着固定频率的光芒，孤单地穿越一整片漆黑的夜空。时茉茉的脸隐没在黑暗里，只剩下眼睛在透明的镜片后面跳跃着清晰的光芒。她的食指与拇指之间在轻轻地捻动着一片香樟树的树叶，指尖缓慢地滑过叶片的静脉，发出的是细小而又微弱的沙沙声。

司琴野站在她的身侧，前后似乎在刻意的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抬起头望着女生的侧影："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女生没有说"我也一样"之类的话，沉默了半晌才开口说："难道你们家和南家的人也很熟么？不然的话--"

"嗯，我父亲和南叔叔是世交。但是……并不包括我在内。"

第36节：阡陌·樱花祭(16)

"……唔，是么。"

"那么，你呢？为什么也会出现在这里？"

"因为家里的人认识南家的一个表亲，所以才会间接的来参加这个葬礼。"沉吟了片刻又说："不过……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啊，完全没有变化。"

"什么？"司琴野不解地问。

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时茉茉注视着眼前逐渐分散开的稀疏人群："大概快要结束了吧。"接着用淡漠而平静的语气问道："昨天晚上报道的新闻，你看了吗？"

"嗯？"

"昨晚在市中心那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个同年龄的女生，听说还和我们念的是同一个中学，很巧吧。"把一侧的头发捋到右耳后，"是当场死亡的，根本来不及救治。"

"……为什么要同我说这些？"男生的脸色渐渐变得难看，连声音都是晦暗不清的。

时茉茉将右手上的那片香樟树的树叶换到左手："我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意思，真的没有，只是单纯的想要将这个事件将给你听而已。"

"……"

"因为--"时茉茉抿了抿嘴角，"你不觉得听到那个死掉的女生，很可怜么？"

暗寂的光线中，看不清司琴野脸上的表情。

"那个女生明明不想死的啊。"时茉茉说，"在死之前，也一定还在拼命地呼唤着"救救我"吧，只不过没有人来得及听到罢了。"

【十三】

有关联的时间，一年。从初三开始，到初三结束。那是司琴野与时夏夏交往的全部时间，甚至比那要少得多。一年的相处时间里产生

过显著的变化，从了解时夏夏的同时，也渐渐地同她的孪生妹妹时茉茉开始接触。起初只是觉得时茉茉和时夏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双胞胎，与其说是不同，用"反差"这个词来形容会更加贴切。

和时夏夏在一起会觉得非常轻松的事情，到了时茉茉那里，就会觉得事情变得沉重而又压抑。

甚至会觉得"为什么明明是双胞胎，差别会那么的大，只有有时夏夏存在的话，就一定不会有人去在意时茉茉，也绝对不会有人原因去了解她的"。

当时，真的是那么想的。

黑暗里的目光。晶莹闪亮，像是蓄满水的湖面。

或者是像越飞月远的夜航班机，终于会在最后消失在遥远的黑暗里。

消失在遥远的黑暗里了。

"拜拜。"时茉茉说。

"嗯。再见。"司琴野朝女生含了含下巴。

因为陵园的人群已经开始纷纷地散开，司琴野听见妈妈喊着自己的名字，便向时茉茉道了一声别。转身离开的时候，女生喊住了他。司琴野再次转回头，听到是女生在黑暗中的问话，声音里并没有多余的感情起伏。

"你也会去那里吧。"

"……嗯？"完全是理解不了的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句子。

"那所学校，市重点高中，听说你也考上那里了。不过以你的成绩来说，考上那里的确是非常轻松也很容易的事情。"

"……唔。"明白之后轻微地扯动嘴角，回复女生投过来的目光："用"也"字，说明你"也"收到了那里的录取通知，对吗？"

第37节：阡陌·樱花祭(17)

"嗯……没错。"忽然抬起头，直直地凝视着男生的眼睛，声音没有任何的起伏变化，"因为是"我"去那里，所以让你感到失望了吧？"

司琴野微微皱起眉，"我记得我曾经说过，我不喜欢你的这种语气。而且，也不喜欢你用猜疑的方式来扭曲别人话里的含义。"

"既然如此，那么就请你不要在看着我的脸的时候，去想时夏夏。"

"我讨厌做替代品。"紧接着又补充说道，"……尤其--是做时夏夏的替代品。"

【十四】

重播昨天的新闻报道应该是在晚上9点钟左右。

因为是造成当场死亡的意外交通事故，所以在市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再加上死亡女生的家长为此感到异常的悲愤，正在同肇事司机打着持久的官司。可是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死掉的那个女生可以因此而复活过来么，还是能够让时间倒转回发生事故之前的那一刻期待有人去拯救她呢？或者是希望肇事司机也和自己家一样感受到痛不欲生的滋味呢？

说到底，根本什么都无法改变，只会令事情演变成更加悲惨的结果而已。

主持人在电视机里面指着事发地点的大片血迹说着死亡的时间地点云云。周围的目击人群也纷纷对着话筒表达着自己当时的内心感慨。"真的是很可怕的啊，我活了半辈子还是第一次亲眼目睹这种事情。卡车在一瞬间就朝那个女孩子撞了过来，我都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不是啊，我觉得是那个女孩子的错啊，不能不看红绿灯就突然冲到马路中央，司机根本没有责任"、"再怎么说肇事司机也该立即把车子停下来吧，人命关天诶"，躺在房间的床铺上的浅橘川顿时就忍不住皱起眉头非常不屑地关掉了电视。

狠狠地闭上了眼睛。

脑海里无法用言语组织说明的压抑感。在听到新闻中的那些对话时，使浅橘川的心里产生了一些不太舒服的感受。

仿佛是有一道曾经极其熟悉的纤细的身影在那瞬间从他的眼前晃了过去。裙摆飒飒地飞扬起来，细腻的发丝宛如绸缎般流泻在肩前。

--非常非常熟悉的身影。

--但是却是再也见不到的身影。

就这样想着，喉咙也开始哽咽起来。

不知过去多久，浅橘川从床上重新坐起身。眼睛逐渐自黑暗里分辨出了周身物体的轮廓。

书桌、衣柜以及落地风扇。

他抬起手，略微拉开了窗帘的一角，于是窗外的亮光便从缝隙中泄进来，将他的面颊照亮了一条细长的痕迹。

重新躺下去的时候，浅橘川忽然就回忆起几个小时之前，那个站在自己家门口对他说着"请让你的妈妈把我的爸爸还给我"的陌生女生。记不太清她的脸，因为根本就没有看清过她的表情。却知道了她的名字，也是之后从姐姐那里听来的，经常到家里来的那个姓简的叔叔就是她的父亲。所以她也有个很奇怪的名字，简澄。

总之今后一定会有再见的机会吧。除去身为邻居的这一点，还有自己的妈妈抢了她家爸爸的这个铁铿铿的理由。所以，还会再见的。

第38节：阡陌·樱花祭(18)

这么想着，浅橘川把胳膊抬起头搭在眼睛上。

尽管明明知道是错觉，却还是听到那个熟悉而又美好的声音在耳边轻声唤着：

--"橘川，今天晚上一起回家吧。"--

--"呐，橘川，明天还会再见面的对么？"--

--"橘川，橘川，你听到了么，我在喊你的声音。"--

--"呐，你听到了么。"--

--"我一直都在呼唤你哦，橘川。"--

【十五】

视界里满是浮动飘荡的黑色的光。

电视机的左上角写的着是两个"重播"的小字。

重播的是昨天的新闻，似乎是为了加强特别报道性。

新闻在说些什么，甚至是新闻的重点内容，简澄什么都没有听到，连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她只是面无表情地坐在黑暗的客厅里，绷直了背坐在沙发上面，某片暗黑的海寂正是徐徐地喧嚣着海浪向她的身体谩过去，一点一点地上升。从脚尖，到脚背，然后是脚裸与小腿……腰际，再来是胸，最后是脖颈与下颚……直到，终于漫过了眼睛，淹没了头顶。

哗啦哗啦的水声，绵远却冰凉。

凉透骨髓，渗进了青色的纤细血管里，在体内的细胞中缓慢地流淌，发出咕噜咕噜的细小声响。

简澄缓缓地闭上双眼，电视机的亮光在她的面颊上打出一片扩张的高光点。此刻，她什么都听不见，电视里在说些什么她全部都听不到。

很奇怪吧。

因为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了。

水已经漫过头顶了。

第39节：芦苇·明月夜(1)

第二章：芦苇·明月夜 You"ll be the only one

我们不过是暧昧成伤，就连彼此之间曾经的拥抱也脱离不了模糊的感伤。

就像是那些疯狂地朝着太阳生长的野草，无论多疯狂，到了冬天，一样都要死去，一样都要枯萎，一样都要不甘的衰败。

那么我们那些曾经疯狂到奋不顾身的暧昧与信仰，还会否存在意义呢?

会不会只是遍地狼烟?

以及沿途遍野的伤痕与痛楚?

在日渐消瘦的时间的阴影里，我们流淌在年华的荒芜的河流中的泪滴，大概早已逆着风全部朝着北方决绝而悲壮的翻卷，蔓延成了遥远而又哀伤的距离了吧。

或许这就叫做进退无路，所以我们的所有包括悲伤与快乐在内都会显得如此的微渺且无力。

原来某些事早已事过境迁。

原来某些人早已消失不见。

所以我再也不知道你会为了哪个人而勉强自己走进对方的世界，哪怕孤独地走下去也在所不惜。

因为在冥冥之中就已经注定了我们未来的分道扬镳，即便仍有不舍，却也不会再如从前般炽热的相恋。

风把视线吹得动摇西摆，四周铺天盖地的蝉声从未停止下来。

不断的响起，不断的响起，覆盖着，淹没着每一个喧嚣的夏季。

仿佛也淹没了我与你曾经暧昧拥抱过的痕迹。

我曾经住过十五年的房子，现在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它像是遥远的一座遗迹般的，停留在了那条被荒废了的铁轨的旁边。铁门上的红漆几乎全部剥落，院落里昏暗一片，屋顶上破碎的瓦片间投射下来的

却是安静且柔和的阳光。直到现在，我也仍旧无法习惯那透过防盗门镜去向门外张望陌生人脸孔的步骤，我也不愿去习惯。我依然怀念着我从前的那个小院子，以及那些散落在四面的墙角里，满满的厚厚的尘埃。记得时夏夏曾经说过，在那个院落里才能够感受到阳光的光线里真正而纯粹的温度。

--所以，我是如此的怀念着那个院落，就像我是这般的怀念着时夏夏。

--摘自浅橘川语录

【一】

闭起眼睛的时候，总是会看见那些缓慢的浮动在眼底的白光。可以发出响动声的白光，嗞嗞嗞嗞的响，拉扯着视网膜上的神经，在黑暗的视界中切出成束成束的密密麻麻的条状光线。

睁开眼睛，窗外是凌晨四点的蒙蒙亮的天空。被窗帘遮挡得严实而又紧密，只露出窄小的一条缝隙，有微弱的光亮泄进眼睛里。

真是奇怪啊。只不过是凌晨四点而已，却再也睡不着了。

楼下好像传来了几声狗吠，窗外隐约有昏黄的灯光闪烁起来，接着便是一两声汽车的喇叭响。尖锐的声音将寂静划破出了一个长长的口子，有种莫名的悲伤的情绪在瞬间便将口子填满，了无痕迹的填满。

高中的课程比想象中的还有多得多，初中时，光是函数的那些东西就已经弄得头疼欲裂了。然而升上高中近一个月，已经完全被繁重的课业与难熬的晚自习搞得身心疲惫，并且，自己去的那个地方还是以学习为标榜的市重点高中啊，更加的不可能松懈了。

简澄抬起手挡在眼睛上，想着高中里的各种科目，她一边叹出口气一边翻了个身，重复同样的动作好多次却仍旧是睡不着。索性从床上坐起身，伸出手轻微地拉开窗帘，俯身穿上了拖鞋。

走出客厅倒了杯水喝。母亲似乎是被外面的响动声吵醒，从房间里面走出来，先是用慌乱的眼神望了一眼客厅内的挂钟，再且是松下

刚刚紧绷起来的肩膀望向自己的女儿，用刚刚起床后的含混不清的声音问道："怎么这么早？"

"嗯。"简澄朝站在房间门口的母亲点了点头，"睡不着就起来了。"

"吓我一跳，看到你站在客厅里。"接着又说，"诶……还担心来不及做早饭给你吃呢，如果你饿着肚子去学校我可是无法安心啊。不过话说回来，你怎么了？为什么突然睡不着？做噩梦了？"

"……诶？唔……没事啦，什么都没有，妈妈你再睡会吧。"

楼下的路灯还在亮着，非常静谧的气氛。

有晃眼的红色光亮在一闪一闪，仔细听的话便能分辨是那出高档轿车的警报装置在响。

清洁工每天都在重复着相同的动作，不知要重复多少次，全部都是清晰而又尖锐的"刷拉"的扫地声。

"刷拉"，"刷拉"，"刷拉"，"刷拉"，"刷拉--"。

简澄站在房间里面，换下睡衣，看到放在椅子上面被叠得整齐有致的学校制服，她略微迟疑了一下，但还是拿过来一一套在了身上。

厨房里传过来的是母亲煎蛋的响动声，以及水管哗啦哗啦的流水声。已经渐渐的开始习惯了，没有爸爸的日子。或者说成是爸爸离开的日子、爸爸不在家中的日子、爸爸去了别的地方的日子、爸爸成了别人家的"丈夫和爸爸"的日子。该怎样陈述这句话才会比较好呢？大概不管怎样形容都会令人觉得鼻子发酸吧。简澄苦涩地勾动了一下嘴角，她对着镜子扎着领带。绕圈，抽紧，黑色的领带以一种柔和的曲线形式挂在了女生的胸前。

第40节：芦苇·明月夜(2)

可还是执拗并且固执地认为，只要自己的成绩可以重新优秀起来的话，爸爸便会回到家里来的。

许多次，许多次，全部都是这样的想法。

明明知道很幼稚。

却还是想要去亲自找到答案。所以，才会在高中里拼命的学习。所以，在会在入学的第一个星期里的小测验中拿到了全班第六名的不菲成绩。

简澄从房间里面穿戴好走出来的时候，母亲已经将早饭摆好在餐桌上了。女生拉开椅子坐了下来，母亲将牛奶倒进女儿面前的杯子里。电视里的晨间新闻在播报着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32摄氏度，最低30摄氏度，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

"有雨啊。"母亲自顾自地说着，然后转向简澄说："你听到了没有，天气预报说的，走的时候你要记得带把伞。"

"诶？我看……不用了吧。"简澄瞥了一眼窗外的天气，"看样子也不一定会下雨的，更何况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

"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况且我今天要加夜班，你还是带把伞好了，不然真的下起雨来我也没办法接你回来。"

"唔……"虽然心里想着下雨的话也可以打车回来啊，不过认真地沉吟了片刻还是应了一声："我知道了。"

吃完饭后，女生走到门口处拿起了放在鞋柜后面的深蓝色雨伞。一共有两把，全部都是以前妈妈在商场的抽奖上赢取回来的。所以伞的上面印有"XX产品活动大赛五等奖奖品"的字样，尤其是"非卖品"三个字被印得特别的大。简澄每次看到那三个字的时候都会觉得心里有异样的悸动，可究竟是什么"异样的悸动"，倒也说不上具体的所以然来。

简澄背起书包，拿过伞，回头朝客厅里的母亲说道：

"妈，我去上学了。"

【二】

出门只看了看手边，清晨六点半左右，仍旧算得上是非常早的时间。

简澄坐在公车上面随着车身的颠簸缓慢地前进着。

市内晨时的交通状况就像是一锅被煮得粘稠至极的米粥，平均三十秒就会遇见一次红灯，平均四十二秒就会堵车一次。简澄抱着书包倚靠在座位上，她望着窗外晃过去的香樟树的树影，那些树影在她的面颊上投射出了条状的白光。

白寥寥的，班班驳驳的光。

在学校门口下车的时候，遇见了同样是刚刚从车上走下来的南小舒。只是不同的是，对方搭乘的车子并不是公车，而是她父亲的高档轿车，并且还有专用的司机接送。

南小舒发现了简澄，抬起头对她甜甜地笑了笑。

简澄望着她的笑脸，觉得就像是一朵开得绚烂无比的硕大的花朵。散开来的却是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腐烂的花香。

就像是曾经在电视上的动物世界里看到过的那种生长在非洲的食人花。拥有着非常美丽的外表，同样也拥有着非常绚烂的颜色。但其实那是诱惑其他小生物的武器，因为只要当昆虫从它的身边飞过的时候，它便会迅猛地张开巨大的口，流淌着粘稠的白色胃液的巨大的口。

第41节：芦苇·明月夜(3)

然后，将接近它的昆虫全部吃掉。尸骨无存。

南小舒朝简澄走过来："嗨，怎么我才看见你。"

"嗯……"

简澄没有太多话地和南小舒走在通向教学楼的石道上。基本上所有的话题都是对方先挑起来的，简澄只是附和地回答。但想到假期里，南小舒的外公去世的事情，简澄有不得不主动开口询问道：

"那个……我听说你的外公去世了。抱歉，因为假期里有很多事情在忙，所以我没有去参加--"毕竟父母的事情已经令简澄身心交瘁了。

南小舒挥着手打断她说："啊啊，没事啦……反正我也没有去参加。"

"诶？"简澄感到惊讶的睁了睁眼睛，很快地便明白过来，"唔，你一定也是因为太伤心了吧。"

"好啦，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起来了。倒是你哦，我是听我妈说的，你是考上市重点的诶，没想到你现在学习这么好。"

"啊？嗯……"说到底，能够考上也要凭借一些运气才是。起初是连简澄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情。

"诶诶，那你平时肯定非常用功学习吧？"

"哦……嗯，还好。"

"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也传授给我一下吧。"笑着继续说下去，"虽然我妈从来都不埋怨我学习上的事情，可是我偶尔也想给她点惊喜嘛，说不定会很有趣呢。"

"唔……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学习方法。"

"嗯？怎么可能没有。你放心好啦，我不会超越你的成绩的，只是作为参考而已，你完全不用担心。"

"……"终于不怎么高兴地皱起了眉头，"真的没有。"

好像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存在着一两个并不算是特别重要却也不能够被忽略的小小的插曲。好比胶片倒转的时候，就会把一切都回放到一切开始之前。盛放的花瓣重新凝聚在一起包裹成骨朵。落地地面上的雨水被天空一点一滴地吸收回去。在美容院里已经剪掉的头发又再次接连到了发梢上。光线一圈一圈地缩小，最后变成了小小的几乎无法看得见的黑点。

所以时间倒转回去的话，在简澄的身高还未成长到现在的165cm之前，从前的画面会显得模糊一些，颜色便是泛着昏黄光芒的老照片。

那个时候的简澄9岁，南小舒同样也是9岁。两家父母是高中时期的同学，在简澄的家中举行小型的同学聚会时，父母便给女儿介绍在场的叔叔阿姨。譬如说"这位是爸爸班上的班长，你要叫于阿姨"，"那位是爸爸班上的体育委员，向王叔叔问好"之类的。那些叔叔阿姨也都会非常亲切地微笑着，然后摸摸简澄的头说些夸奖或赞美之类的客套话。

在介绍南小舒爸爸的时候却尤其特别："这是你的南叔叔哦，是爸爸和妈妈在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其实他当初还暗恋过你妈妈哪，不过最后还是不敌爸爸的魅力大，哈哈。"然而转换成夫妻间的对话，"真是的，你干吗和孩子说这些有的没的啊"，"有什么关系，说了她也不懂，开开玩笑而已"。9岁的简澄并不是那么在意父母之间的谈话，她回过头时看见一个与自己差不多同龄的女孩站在那位南叔叔的身侧，接着便听到南叔叔推着她的肩膀说："小舒，这是小澄，快点和小澄问好--"

第42节：芦苇·明月夜(4)

"看不出来你还是那么小气啊。"换回到现在的十六岁，走在石道上的南小舒朝身边的简澄撇了撇嘴巴，"不过就是让你传教我一下学习方法嘛，难道会少一块肉不成……"甚至还阴阳怪气的从鼻腔里面哼了几声。

简澄扭过头盯住她。为什么要说她小气？她不是已经说了"没有"了么。明明就是她自己在误解吧。

"干嘛？"女生察觉到了她神色中的变化。

"没什么。"

"真是……"南小舒夸张地翻了翻白眼，低下头摆弄起自己刚刚做过的粉红色水晶甲，"那等一下进了教室，你把昨天的作业借给我抄吧。"

"诶？"简澄没有听清。

"我是说作业啊作业，昨天老师留的作业你应该有写吧？所以就借给我抄啦。"顿了顿之后又补充上一句："--呐，我们不是好朋友么？这点小事根本不算什么的不是么，对于"朋友"之间来说。"

"……"不知不觉地面色冷了下来。

看来是她理解错了，南小舒根本没有因为自己的外公去世而有多么的悲伤难过，或者说，她从来都不会懂得什么叫做"悲伤"和"难过"。简澄这么想着的同时，心里就在不自觉之间升起了一股对南小舒的嫌恶之意。

周围走动着的人群，头顶呼啦呼啦飞过去的大片白鸽，以及接下来响起来的早自习的电铃声。这些在最后全部都统统不见。在简澄同南小舒一起走进"高一（3）班"的那一瞬间时，就消失在了她们的身后。

全部都消失在了身后。

【三】

也曾经在暗地里将自己与南小舒做过某些比较。是因为小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经常会谈论起南家的事情。而觉得南小舒"怎么样怎么样"的这种心理也是在9岁之后才萌生起来的。并且在9岁之后曾经结束过，却在如今的16岁时又开始继续起来。总有那么一段时间，会觉得同南小舒之间的攀比来得很辛苦而又没有意义。

因为实在是不切实际。没必要把自己搞的那么累的。

9岁那年，爸爸妈妈和南叔叔一家人经常在一起。也是由于高中聚会的那天留下的联系地址，所以简澄还去过对方的家中。

南小舒的房间是粉红色的，床上摆满了各种形状的布偶，以及漂亮的圆头小皮鞋。这些都会在无形间促使小孩子的优越感的形成，而周围的其他小孩的羡慕便是催化剂的存在。在简澄还没有自己的专用房间的时候，南小舒就已经有了挂满五颜六色的裙子的专用衣橱。

"让你爸爸也买给你啊。"南小舒在某天尖着嗓子说，"我的衣服就全部都是我爸爸买给我的，上次过生日的时候，我们还去肯德基吃了好多好吃的呢。"

简澄想了想后认为自己的父母似乎并没有能够在这方面的能力："唔……那些东西，等我长大之后会自己买的……"

"诶……？为什么啊，长大什么的，那可是要等很久诶。"南小舒眨巴着眼睛，忽然像意识到了什么微妙的原因，"怎么，难道是你爸爸不给你买么？"

第43节：芦苇·明月夜(5)

"啊？唔……不是……"

"那是你们家没钱买吧？"没等简澄回答完就做出了肯定的答案。

"才不是！是我自己不喜欢！才不是没钱买！"其实紧接着想要喊出来的是"就你们家有钱买么"的，但最后还是被硬生生的咽回到了喉咙里去。

总觉得那么说出口的话，会更加的证实自己的心虚与底气不足。

这时房间的门被打开，南小舒的妈妈探头进来，朝两个小孩招呼说："小舒还有小澄，快点到客厅里来，我买了刚出炉的芝士蛋糕还有冰可乐哦。"

"哦！"南小舒从床上跳下来，镶着粉红色蕾丝边的泡泡裙在空气里蓬蓬松松的膨胀着，走起路的时候会一抖一抖的，像是满簇丛花纷纷落下。

走了几步又回过头看向简澄："怎么了，一起来吃啊。"顿了顿后又说道："很好吃的，芝士蛋糕。你一定从来都没有吃过吧，那就快点来啊。"

简澄没有回应，只是皱着眉头慢吞吞地跟随着南小舒和她的妈妈走出了房间。

【四】

是在9岁那年的夏天里懂得了关于南小舒"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些话题。

没有办法找到可以将"怎么样怎么样"概述的清楚的含义。所以直到现在，在简澄同南小舒已经成为了同班同学的第五个星期里，也仍旧找不到能够将她所表现出的一切诠释的完整的词汇。

"怎么样怎么样"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概述，究竟是什么样呢?

至今也还是无法弄得明白。

坐在教室里，简澄盯着黑板上的方程式，从思绪中回过神之后，便赶忙低下头去仔细的写着笔记。

32度的天气里有继续慢慢爬坡的电车。邮递员挥着汗水继续送着写满祝福语句的书信。

灰色的天空的尽头仿佛有沉闷的雷声滚了过去。

时钟在教室的墙壁上面滑动着指针。"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秒、时，以及分。

【五】

浅橘川睁开眼睛时，前排椅子的靠背上用白色修正液涂出的字样最先投射在瞳孔里。只是目前依然处于模糊的状态，浅橘川认不清那些是什么字，或者根本就不是什么字，只觉得是一团团白花花的东西，呈现出的是朦胧不清的影象。

将下巴抵在桌子上面，打算继续睡下去。侧脸对着的窗户缝隙吹进来了小小的风。

马上就感觉到了微弱的凉意。

夏天的风总是懒洋洋的暖，只是今天却比以往的凉，并且也没有了蝉鸣。大概是即将下雨的前兆吧。男生斜眼看向窗外，没有云的天空。流下来的是淡淡的灰。

教室里有些潮湿。穿着高中的短袖制服衬衫会多多少少的感觉到轻微的冷。可能是因为天气预报说今天会下雨的关系。

同桌的笔尖在本子上面发出沙啦沙啦地尖锐的刺穿一般的声音，被这样的声音一直吵着，浅橘川渐渐的了无睡意。他缓慢地睁看眼，直着背坐起身来，在同桌女生望向他的那一刻皱起眉来。狭长的眼角也因眉梢的抬高而轻轻地向上扬起，秀丽美好的上扬方式，尽管带着些须的犀利与淡漠。

第44节：芦苇·明月夜(6)

浅橘川给同班同学的第一印象就是漂亮。单是凭借着这样的外表就已经给所有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良好印象，再加上不言不语的沉默性格，更是会让人觉得他的全身散发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别的磁场，其中还夹杂着一些神秘的感觉。

说到底，总归是有些不合群。可在女生们的眼里就变成了"需要去向他发起主动进攻趋势"的慢热类型。

当然，同桌的女生也不例外。即使刚刚被浅橘川"瞪"了一眼也还是觉得"没办法放弃"，更加不会发觉那一眼"瞪"根本是出自于自己的笔尖划在本子上面发出的细小的嘈杂音量。于是将自己已经记好的化学笔记推到男生的面前，压低声音调节好语气轻声地说道："呐……唔，我已经记好了哦，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可以抄下来的。"

意识到对方是在同自己说话，浅橘川回过头去，只淡淡地说了一声："……不用了。"

"诶？没关系的……不然的话--我来帮你抄好了。"

虽然是有些热情过度，但是浅橘川忽然觉得如果再继续说"真的不用了"这样的话或许会有些伤人，所以沉默了片刻后终于应声道："那么，麻烦你了。"

女生红着脸笑起来。说了一句"一点都不麻烦的"，然后拿过浅橘川桌子上面的笔记本放到自己的面前低头写起来。

是叫什么名字的？

同桌的女生……嗯，应该是叫蒋什么的吧。但究竟是蒋什么呢……记得她曾经在开学那天就告诉过自己的，现在却想不起来。算了……叫什么都无所谓了。

浅橘川这么想着的时候，渐渐地就闻到了一股细微的焦煳味。总之是很难闻的味道。转回头去浅橘川便发现，后座斜对角的男生正拿着打火机点着了前面女生的发梢。坐在前面的女生浑然无知，因为她

正在专心地为自己抄着笔记。浅橘川皱起眉。更加令他感到不悦的是周围发现了的几个人全部都露出窃笑的表情，没有人揭发，都是在等着好戏看。

自己也曾经在中学的时候做过相同的事情。分不清究竟是恶意的还是恶作剧，总之也并不是什么善意的做法就是了。不过不一样的是，行使的人是对方，而自己也只是将打火机借给他而已。类似于主谋和帮凶的身份与性质。但是说到底，主谋和帮凶原本就是被拴在同一条绳子上面的，所以相对于主谋来讲，往往是帮凶更加可恨一些不是么。

因为他明明知道是错的，却还是要帮助主谋达到成为帮凶的宗旨。并且即使知道了全盘计划也不会去揭发，也没有进行阻止，只是一味的助纣为虐下去，甚至还会觉得"错就错好了，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所以说，帮凶才是最可恨的。

--他的责任往往要多于主谋，完全就只是卑鄙而又阴险的小人般的存在。

虽然浅橘川对自己同桌的女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再加上他平时就与班上男生的关系不冷不热，当然碰到现在的这种事情也没有去管闲事的心态。可毕竟同桌女生是因为他抄笔记才全然没有发觉头发的事情，那么看到这个场景却束手不管的自己，是不是还是脱离不了帮凶的嫌疑呢?

第45节：芦苇·明月夜(7)

是这么想着的，后面的男生嬉笑着准备将打火机对准女生的衣领时，浅橘川终于面无表情地喊了女生一声。

女生停下手中的笔，转向浅橘川诧异地睁圆眼睛："……嗯？怎么了？"

"你的头发。"男生说。

女生依然是满脸的愕然。伸出手去摸自己的发梢时才发现已经被烧焦了两厘米左右的长度。但是她首先做的并不是大喊着寻找谁是烧焦她头发的凶手或是直接向老师打报告，而是委屈地下垂嘴角，接着将脸埋进自己的臂弯里，抱着胳膊小声地哭了起来。

她的肩膀在哭哭啼啼的啜泣声中不停地颤抖起伏。而后座的男生却笑得更加得意起来，并向浅橘川扬起挑衅的眼神，露出"她活该，你就别多管闲事了"的表情。

浅橘川皱起眉，手指扭动着圆珠笔。

他半垂着眼睛，眉头因为扭得太过紧张所以丝丝地抽疼。

【六】

已经过了很多年的畸形家庭的生活加上又是男生，浅橘川的个性却没有现实中所描述的那些坚强豁达。而且，有很多的小事就可以让他的心情低落，甚至是开始于反复的检讨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对姐姐的感情要比对妈妈和爸爸的更深，非常的依赖姐姐，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严重的恋姐情结。但是被别人一语击中说"啊啊，原来浅橘川你有恋姐情结"的时候，往往都会惹来他愤怒的眼神，运气不好的话还会被他狠狠地揍上一顿。被害者也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吼着"明明就是嘛，你干吗打人"这样的反问句。可能也是因为如此，所以浅橘川从小便不会撒娇，对于那种行为甚至是非常的不爽。

当然他也不会去理解别人对他的撒娇或是其他某些令他不爽的东西。

因为三个月前搬了家。说到底是母亲为了躲避整天只知道伸手要钱的父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妈妈抛弃了爸爸，趁着爸爸没有回家的时候搬家完毕。

楼下住着的是被自己的母亲抢了父亲的女生，尽管很少有机会正面碰到。

所以，在这一刻，浅橘川似乎明白了，并不是只有帮凶可恨，而是成为了那种比帮凶还要可恨的人的时候才是最可恨的。

甚至会产生"如果那种人不存在就好了"的这种想法。

【七】

第二堂下课时浅橘川看到了班主任走进教室里将一个小黑板挂在了讲台上面。上面写着"明天学校要预订秋季制服，费用为两百八十五元，请同学们全部带齐，特殊情况务必在放学后到办公室说明"的字样。

一旁有几个女生在嘟囔着："不是才刚刚订完夏季制服吗，为什么这么快就要订秋季的啦？该不会是要我们夏天就穿秋天的制服然后提前预热吧？"

浅橘川没什么表情地注视着小黑板上写着的"两百八十五元。从椅子上面站起身，忽略周围的女生直直地盯着自己看的眼神，抿着嘴角走出了教室。

在走廊里面，因为倒霉的碰到了胳膊上面戴着红色条幅的值周生，所以被指着左胸的一角问道："这位同学，你的校徽呢？"

第46节：芦苇·明月夜(8)

浅橘川用一贯的无甚表情抬眼回答："不知道。"顿了顿之后又加以补充性的一句："可能是忘在教室了。"

值周的男生似乎在面对一张漂亮的脸时会产生男性特有的嫉妒心理，于是便板着脸孔恐吓性地威胁道："如果不把校徽带在制服上的话，我可是要履行职责给你所在的班级扣分的啊。说吧，你是哪个班的，什么名字？"

浅橘川没有作声，只是缓缓地皱起了眉。也正是在此时，走廊的另一边过道恰巧有一个女生从自己的身边经过。男生完全没有在意对方是陌生班级的陌生同学，而是用"喂"的一声喊住了她，给予的要求是："把你的校徽借我。"身旁的值周生还在喋喋不休地制止着："诶诶，这样可不行的，你怎么能光明正大的在我的眼皮底下借校徽，我说这位同学你未免也太嚣张了吧。"

"总之让你看到我有带校徽不就行了么。"接着又向前面的女生重复了一遍，"喂，你听到了吧，把校徽借我。"

接到如此指令的女生困惑地转回头。

在看清女生的脸之与看清女生的脸之后，浅橘川一直面无表情的散漫神色都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但却是在看到女生左胸前的校徽上的名字时，他心里一凛，眼神迅速起了变化。五官清秀的男生等意识到自己该说什么的时候，哑然的状态已经维持了好几秒钟。

女生也没有例外，她认出了男生，所以手指紧紧地捏着裙摆的一角，踌躇了半天也没说出话。

上课的铃声打响，值周生握着红色的小本子匆忙地瞥了一眼男生和女生，丢下一句"下次千万不要忘记带校徽啦，这次我就先暂且不记，算你走运"便快速地向自己的班级跑去。

走廊里变得安静而又沉寂。

呼吸被堵在喉咙里。

女生抬起头，和男生对看着。

目光在渐渐地绷紧，像弦一样纠缠拉扯，从一团乱麻到绷成直线。谁都没有先把目光收回去。视网膜都干涩得轻微的疼痛起来。

学校操场的广播喇叭里传出来，"全校师生请注意，由于天气状况不佳，今天的课间操暂停，请老师们有效的利用此时间段自习。重复一遍……"

浅橘川站在女生的面前，狭长的眼睛里有复杂的目光流淌出来，混合在了空气中，与渺小的尘埃凝聚在了一起，变化成了同样微弱的不易被肉眼所看到的气体。

"……真是奇怪的再会方式。"他对女生说。

简澄克制了一下才没有流露出其他多余的语气："看样子，你现在应该不需要校徽了吧。"

"嗯。"确实是不需要了，没有打算多留下去，"……那么，我该回去上课了。"

"……唔。"没有说"我也是"这样的话，而是从喉咙里面硬邦邦地挤出了一个"唔"的单字。

但是敏感一些的话，却会将那个"唔"字听成是从鼻腔里振动而出的，非常轻描淡写的发音，更加像是"啧"的那种同义词。

介于"唔"与"啧"的两者之间的，充溢着淡淡的嘲讽与笑意的那种语调。

第47节：芦苇·明月夜(9)

是因为对于以上的声音感到不满，所以男生才会在准备离开的时候又停下脚，重新转回头向女生看过去，却发现对方也在用同样的眼神盯着他看。

"喂……"

"……"

"你平时都是这样同别人说话的么？"

简澄抬起眼："什么意思？"

"--用那种像是被人欠了你什么似的语气。"毫不犹豫地说出了口。

"……如果我说"是"的话，你又会怎样呢？"既然话题被打开的话，简澄也没有丝毫畏惧的意思，"当然了，并不是你欠了我什么，也不是你们家欠了我们家什么，只是见到你我就会不知不觉变成这样，这不是谁欠了谁什么的问题。"

"果然，我就知道会是这样。"在女生说明后立刻冷言地回敬，"但是除了以上那些，你没有其他的自觉么？"

"诶？"简澄眯起眼睛。

"譬如说是看管好自己的爸爸，别让他去别人家里胡乱搀和什么的。或是时常叮嘱他，千万不要自以为是的妄想可以代替别人家的丈夫与父亲的位置等等--"

简澄有一瞬间抬起手去打他一巴掌的冲动。也的确那么做了，可就在刚刚扬起手掌朝男生打过去的时候，却被对方察觉到，并且猛地将其手腕抓住。简澄的手腕被对方紧紧地扣住了，她从未想到过男生的力气是可以大到令她连挣扎都做不到的程度的。

"--请你放手。"简澄咬紧牙关，望着男生的眼神里充满了嫌恶。

"真是令人火大的反应，先打过来的人可是你自己，现在又想反过来命令别人么？"男生的语气依然是平静且深沉的。

"快点放手！"

"……放心，我会的。"浅橘川顿了顿，"但是，在这之前我要让你知道，如果你非要将话题扯到这里，我也希望你能够明白--"

尽管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口，因为已经压抑在心里很久，可还是演变成了不得不说出来的地步："请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家才是不幸的。事情会变成这样，没有谁还是"幸运的"。你觉得是我的母亲将你的父亲抢走，那么，我是不是同样可以认为是你的父亲将我的母亲抢走？你以为我会喜欢突然有个陌生男人出现在我们家里么？为什么你会觉得你的妈妈比较可怜，你凭什么认为你的妈妈比我的爸爸可怜？只因你的爸爸来到了我们家里，所以你就这样认为？只有你们家的人才是受害者么？这只是你想蒙骗你自己的说辞罢了，因为你不想讨厌你的父亲，因为你想要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外人"的身上，因为你还活在对你父亲的信任之中，这样你就可以心安理德的认为自己的父亲是被迷惑了，总有一天还是会回心转意的，因为你会认为外面的女人才是罪魁祸首，因为全部都是外面的女人不对，全部是她的错，全部都是她在花言巧语。如果真是这样，我是不是也可以将你的这种想法套用在我自己的身上？可是你那么想的时候都不会觉得无耻吗？不觉得羞愧吗？你凭什么把一切的错误都怪罪到别人的头上--"

当声音的最后一息消失在空气里。

男生漫漫地直视着面前眼眶发红的女生，语气冷静仿佛有镇定作用，最后沉下嗓子说："别以为自己有多么的可怜……这个世界总有比你更加不幸的人，没有人能够说清某件事的绝对性。我承认，我的话确实说的难听了，不过，有哪里说错了么？"

简澄倔强地皱起眉，缓缓地将脸低下去，在男生将她的手腕放开的那一刻，她的眼泪便哗啦哗啦地淌了出来。

其实浅橘川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所以简澄才会无话反击。以前也曾经对电视剧里面那频繁的类似桥段嗤之以鼻--想要为父亲报仇的女儿最终被一句"你的爸爸一定不希望你这个样子的"或是"你的爸爸只是想要你快乐幸福的活下去"所感化。这究竟都是些什么呢，为什么会知

道别人的爸爸心里在想些什么，又有何凭据来说明对方的爸爸"不希望这个样子"以及"只是想要你快乐幸福的活下去"呢？根本是毫无根据的。说不定恰恰与事实相反，说不定对方的爸爸根本就不是那样想的。那么，是不是自己的爸爸也不会和自己所想的一样？或许他根本就是想要抛弃她们母女，或许问题根本就出在他的身上，或许他纯粹只是想要离开自己和妈妈而已。

所以这一次简澄什么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

反而是真的认为--做错的人是自己的爸爸才对。就算对方的母亲引诱，没有原则与定力的父亲才是导致一切的元凶。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要她向他说一句："对不起，全部都是我爸爸的错。"

是想要她这样做么。

可是她说的出口么。就算心里这么想着，她能说得出来么。

只要想到这里，简澄就会觉得快要窒息了。